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（第五百六十一卷～第五百七十卷）

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般若部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一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十三

尔时，欲界十千天子，天主帝释而为上首，复有梵世二万天子，大梵天王而为上首，俱诣佛所顶礼双足，却住一面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？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众言：“我所宣说诸甚深法，以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无所依止、无性为相。”

时，诸天众复白佛言：“佛所说法无所依止，譬如虚空不可表示。如来所说甚深法相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。何以故？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皆是相故，诸有相者于无相相，不能安立亦不能坏。如来所说甚深法相，不堕色数，亦不堕受、想、行、识数，亦复不堕人非人数，人非人等不能成坏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众言：“设有人来作如是问：‘虚空谁作、谁能坏耶？’汝谓彼人为正问不？”

诸天众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虚空无体、无为、无相，宁可问言有成坏者？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众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天众当知，我所宣说甚深法相亦复如是，不可安立、不可破坏，有佛、无佛法尔常住。佛于此相如实觉知，故名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。”

时，诸天众复白佛言：“如来所觉如是诸相，极为甚深，难见难觉。如来现觉如是相故，于一切法智无滞礙。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住如是相，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集诸法相方便开示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礙智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常所行处，佛行是处证萨婆若，为诸有情分别开示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众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天众当知，一切法相，如来如实觉为无相。由此因缘，我说诸佛得无礙智无能及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善现曰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，能示世间诸法实相，是故诸佛依法而住，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、摄受、护持所依住法，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、摄受、护持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诸佛，能与诸佛作依止处，能示世间诸法实

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是知恩者，能报恩者。若有问言：‘谁是知恩、能报恩者？’应正答言：‘佛是知恩、能报恩者。’何以故？一切世间知恩、报恩无过佛故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云何如来、应、正等觉知恩、报恩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乘如是乘，行如是道，来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得菩提已，于一切时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、摄受、护持是乘是道无时暂废。此乘此道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名如来、应、正等觉知恩、报恩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觉一切法无实作用，以能作者无所有故；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觉一切法无所成办，以诸形质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以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觉一切法皆无作用、无所成办，于一切时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、摄受、护持曾无间断，故名真实知恩、报恩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无作、无成、无生智转，复能知此无转因缘，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亦能如实示世间相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、无知无见，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亦能如实示世间相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一切法性无生无起、无知无见。云何法性无生无起、无知无见？以一切法空无所有、无所依止、无所系属，由此因缘无生无起、无知无见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生佛示世间相，而无所生亦无所示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名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相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名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相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不缘诸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而起于识，名不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由不见故，名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相。由如是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。复次，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世间空故、离、净、寂故，说名能示世间实相，以诸世间无不皆以空、离、净、寂为实相故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，为不可思议事故、不可称量事故、无数量事故、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善现，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？谓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皆以济拔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。

“善现，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、不可称量事故、无数量事故、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？谓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有佛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皆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事故出现世间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为但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有佛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；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乃至一切法，亦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非但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有佛性、如来性、自然觉性、一切智性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；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乃至一切法，亦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所以者何？于一切法真实性中，心及心所皆不可得。

“善现当知，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设故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无自性故、不可得故、自性空故。复次，善现，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无限量故、无所有故、自性空故。复次，善现，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故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何因缘故，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虚空为有心、心所法能限量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亦复如是，自性空故，心、心所法不能限量。由此因缘，诸所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无限量故，皆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善现当知，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故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有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觉法、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。

“善现当知，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，思议灭故；不可称量，称量灭故；无数量，数量灭故；无等等，等等灭故。善现当知，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，过思议故；不可称量，过称量故；无数量，过数量故；无等等，过等等故。善现当知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者，但有增语都无真实。善现当知，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者，皆如虚空都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有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觉法、一切智法，皆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；声闻、独觉、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，皆悉不能思议、称量、数量、等等此诸法故。”

如来说此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法时，会中有五百苾蒭、二十苾蒭尼，诸漏永尽心得解脱；复有六万邬波索迦、三万邬波斯迦，于诸法中远离尘垢生净法眼；复有二十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，世尊记彼于贤劫中当得作佛度有情众。

尔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世间不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于世间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能成办一切智地，若声闻地、若独觉地皆在此摄。

“善现当知，如刹帝利灌顶大王，威德自在降伏一切，以诸国事付嘱大臣，端拱无为安隐受乐；如来亦尔，为大法王，威德自在降伏一切，以诸佛法、若独觉法、若声闻法，悉皆付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普令成办。是故，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于世间。

“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摄受执著色故乃至识故出于世间，不为摄受执著预流果故乃至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？”

佛言：“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汝颇见有阿罗汉果可摄受执著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我不见有阿罗汉果可于其中摄受执著。”

佛言：“善现，善哉！善哉！我亦不见有如来法可于其中摄受执著。是故，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。”

尔时，欲界梵世天子俱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难见难觉极难信解。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，发弘誓愿、多种善根乃能信解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，一切皆成随信行等，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、思惟、称量、观察，所获功德胜彼无量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天子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疾得涅槃，胜前所说随信行等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，况忍乐等！”

时，诸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顶礼如来，右绕三匝辞退还宫，去众未远忽然不现，随所属界各住本宫，劝进诸天修殊胜行。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，从何处没来生此间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生信解不疑不闷，乐见、乐闻、忆念、思惟甚深义趣，常乐随逐能说法者，如犊随母曾无暂离，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趣究竟通利能为他说，终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经须臾顷，是诸菩萨从人中没来生此间，依宿胜因能成是事。”

尔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颇有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承事供养他方佛已，从彼处没来生此耶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承事供养他方佛已，从彼处没来生此间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先世已于喜足天上，承事供养慈氏菩萨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请问其中甚深义趣，从彼处没来生此间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于其中不能请问甚深义趣，今生人中，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疑惑、迷闷、难可开悟。所以者何？不了义者心多疑惑、迷闷、难喻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曾请问其中义趣，或经一日乃至五日，而不精进如说修行。今生人中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经少时，其心坚固无能坏者，若离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请问深义，寻便退失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菩萨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请问甚深义趣，而不精进如说修行故，于今生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或时乐闻或时不乐，或时坚固或时退失，其心轻动进退非恒，如堵罗绵随风飘转。如是菩萨新学大乘，虽有信心而不坚净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长时信乐随转，于二乘地或当堕一。

第五分船等喻品第十四

“复次，善现，譬如商侣游泛大海，其船卒破，于中诸人若能取木器物、浮囊、板片、死尸为所依附，当知彼类终不没死，得至安隐大海彼岸，无损无害受诸快乐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若于大乘有信、有忍、有乐、有欲，有精进、有胜解，有不放逸、有胜意乐，有舍、有敬、有清净心，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，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如有男子或诸女人，持烧熟瓶诣河取水，若池、若井、若泉、若渠，当知此瓶终不烂坏。何以故？是瓶善熟堪任盛水，极坚牢故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若于大乘有信、有忍、有乐、有欲，有精进、有信解，有不放逸、有胜意乐，有舍、有敬、有清净心，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如有商人具善巧智，先在海边固修船已，方牵入水知无穿穴，后持财物置上而行，当知彼船必不坏没，人物安隐达所至处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若于大乘有信、有忍、有乐、有欲，有精进、有胜解，有不放逸、有胜意乐，有舍、有敬、有清净心，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譬如有人年百二十，老耄衰朽复加众病，谓风、热、痰或三焦病，是老病人欲从床座起往他处而自不能。有二健人各扶一腋，徐策令起而告之言：‘莫有所难，随意欲往，今我二人终不相弃，必达所趣安隐无损。’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若于大乘有信、有忍、有乐、有欲，有精进、有胜解，有不放逸、有胜意乐，有舍、有敬、有清净心，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，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与上相违是名黑品。”

第五分如来品第十五之一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新学菩萨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新学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先应亲近承事善友。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诫教授诸菩萨者，是名善友。谓作是言：‘来！善男子，汝应勤修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汝勤修时，应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汝回向时，勿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故而取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智智性非所取。汝善男子，于诸声闻、独觉等地勿生贪著。’若能如是教诫教授新学菩萨，令其渐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是为菩萨善友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发菩提心，欲趣菩提甚为难事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诸菩萨众所作甚难，谓为利乐诸世间故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作是誓言：‘我为济拔诸世间故，为诸世间作舍宅故，为诸世间作归依故，为诸世间作洲渚故，示诸世间究竟道故，为诸世间作导师故，为诸世间作所趣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。’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誓为济拔诸世间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见诸世间没生死苦不能出离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，为拔彼苦说正法要。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舍宅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和合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。”

善现白言：“云何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和合？”

佛言：“善现，诸菩萨众欲为世间宣说五蕴及一切法皆不和合，无缚无解、无生无灭，由此便能覆护一切犹如舍宅。

“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归依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欲令世间解脱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，方便善巧说正法要。

“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洲渚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趣大菩提，欲为世间说五取蕴前后际断，由此断故一切法断，此一切断即是寂灭微妙涅槃，亦是如实无颠倒性。譬如小大海河池中，高地可居说为洲渚；涅槃亦尔，安隐处故。

“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示诸世间究竟道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趣大菩提，欲为世间说色究竟不名为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余法亦尔，究竟法性非色等故。”

具寿善现白言：“世尊，若色等法究竟法性不名色等，应诸菩萨已得菩提，究竟性中无分别故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究竟性中都无分别，而诸菩萨甚为难事，虽能如是观一切法，而不作证亦不沉没，作是念言：‘我于此法现等觉已，为诸世间宣说开示，令知如是究竟道相。’

“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导师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趣大菩提，欲为世间说色本性无生无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；欲为世间说预流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诸法本性无生无灭。

“善现，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所趣故，发勤精进趣大菩提？谓诸菩萨趣大菩提，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趣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亦以虚空为所趣；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无所趣与虚空等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亦无所趣与虚空等。如太虚空无来无去、无作无住、无生无灭，诸法亦尔，皆如虚空无所分别。何以故？诸色空故无来无去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及一切法亦皆空故无来无去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不用空

、无相、无愿、无造、无作、无生、无性、如梦、如幻、无我、无边、寂静、涅槃、无取、无舍、无来、无去、最极寂灭而为所趣，彼于是趣不可超越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谁能信解如是深法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久修大行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于诸佛所发弘誓愿，所种善根皆已成熟，无量善友摄受护念，于此深法能生信解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以何为性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调伏远离而为其性，由此性故，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何所趣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趣一切智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证是趣已，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趣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若诸菩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趣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能为难事，谓著如是坚固甲胄，欲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涅槃，而有情类都不可得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所著甲胄，不属诸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属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一切智智及一切法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无所属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住声闻、独觉等地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汝观何义作如是说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著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都无所修，亦无修者，修时、修处及由此修皆不可得。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决定法，若修虚空、修一切法、修无边际、修无摄受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应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谓诸菩萨若不贪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，非但信他而有所作，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不惊、不恐、不怖、不沉、不没、无疑、无悔亦不迷闷，欢喜乐闻深心信受，是诸菩萨定不退转。如是菩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，故

今得闻心无惊等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惊等，是诸菩萨云何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应以随顺一切智心，观察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云何随顺一切智心，观察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随顺虚空，观察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随顺一切智心，观察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智无量无边，若无量无边即非色亦非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得、无现观、无智、无识，无生、无灭、无修、无作，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无方、无域亦无所住，唯可说为无量无边。善现当知，虚空无量无边故一切智亦无量无边，一切智无量无边故无能证者，非色能证乃至非识能证，非布施波罗蜜多能证乃至非般若波罗蜜多能证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即一切智，无二无别；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智，无二无别。”

尔时，欲界梵世天子俱诣佛所，同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极为甚深，难见难觉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我观此义初成佛时，宴坐思惟不乐说法，谓作是念：‘我法甚深，非诸世间卒能信受。’我所证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此法甚深，非能证、非所证、无证处、无证时，由此而证亦不可得。天子当知，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，我甚深故此法甚深，一切法性无来去故此法甚深。”

时，诸天子复白佛言：“甚奇，世尊！佛所说法，一切世间极难信解。佛所说法无取无舍，世间有情行取舍故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佛所说法微妙甚深，于一切法皆能随顺，无所障礙与虚空等。佛所说法毕竟不生，一切生法不可得故。佛所说法都无处所，一切处所不可得故。”

佛言：“善现，如是，如是。”

时，诸天子便白佛言：“大德善现是真佛子，随如来生，诸有所说，一切皆与空相应故。”

尔时，善现语诸天子：“汝等说我随如来生，云何善现随如来生？谓随如来真如生故，一切生法不可得故。如来真如无来、无去、本性不生，善现真如亦无来去、本性不生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，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无

真如性，亦无不真如性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无变异、无分别、遍一切处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常住为相而无所住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无所挂礙，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礙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与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，无二、无别、无造、无作，如来真如常真如相，无时非真如相，是故真如无二无别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于一切处无忆念、无分别，一切法真如于一切处亦无忆念、无分别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无别异不可得，一切法真如亦无别异不可得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真如不离诸法真如，诸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常真如相，无时非真如相，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，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。如来真如非去来，今一切法真如亦非去来，今善现真如亦复如是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如来即是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随过去真如，过去真如随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随未来真如，未来真如随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随现在真如，现在真如随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随三世真如，三世真如随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与三世真如无二无别，一切法真如、善现真如亦无二无别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菩萨真如即佛真如，诸菩萨众由真如故，得菩提时说名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。如来证得此真如时，三千世界六种变动。我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，故说善现随如来生。

“天子当知，然我善现不由色故乃至识故随如来生，亦不由预流果故乃至独觉菩提故随如来生，亦不由一切智故随如来生，但由真如故随如来生。天子当知，然我善现不随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生，不随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生，故我善现随如来生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如是如来甚深微妙。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如是如来甚深微妙。”

当说如是如来相时，三千苾蒭，诸漏永尽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；五百苾蒭尼，远离尘垢，生净法眼；五千天人，得无生法忍；六千菩萨，诸漏永尽，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言：“今此众中六千菩萨，曾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，虽修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起别异想修别异行，故于今时虽闻大法，而尽诸漏心得解脱故。舍利子，诸菩萨众虽有菩萨道空、无相、无愿，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。

“舍利子，譬如有鸟，其身广大百踰缮那乃至五百，翅羽未成或已衰朽。是鸟从彼三十三天，投身而下趣赡部洲，于其中道欻作是念：‘我今还上三十三天。’于汝意云

何？是鸟能还三十三天不？”

舍利子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舍利子：“是鸟中路或作是愿：‘至赡部洲当令我身无损无苦。’于意云何？是鸟所愿可得遂不？”

舍利子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是鸟至此赡部洲时，其身决定有损有苦，或复近死或致命终。何以故？是鸟身大，从远而堕，翅羽未成或衰朽故。”

佛告舍利子：“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，虽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已经殑伽沙数大劫，勤修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，亦修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。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虽念三世诸佛戒蕴乃至解脱知见蕴而心取相，不如实知如是五蕴真实功德，但闻空声取相执著回向菩提，便堕声闻或独觉地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法应尔故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若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具无量福德资粮，而于菩提或得、不得。是故菩萨欲得菩提，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二 第五分如来品第十五之二

尔时，欲界梵世天子，恭敬合掌俱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极难信解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最甚深极难信解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无上菩提非难信得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毕竟空故，空中无法信证余法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若为永断如是法故说如是法，此法亦空。由此因缘，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能证、所证、能知、所知一切空寂，是故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、非难证得，以一切法无不皆空，如是信知便证得故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无上菩提能信证者不可得故，无上菩提非实有故，无积集故，说难信得。”

时，舍利子语善现言：“以一切法毕竟空故，无上菩提极难信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。譬如虚空不作是念：‘我当信得无上菩提。’诸法亦尔，是故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得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佛菩提非难信得，则不应有如殑伽沙诸菩萨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后还退转，故佛菩提极难信得。”

善现对曰：“于意云何？色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离色，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离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色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受、想、行、识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离色真如，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离受、想、行、识真如，有法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离真如于菩提有退转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时，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：“若一切法谛故、住故，都无所有皆不可得，说何等法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如汝所说实无有法，亦无有情可于菩提说有退转。若尔，何故佛说三种住菩萨乘，但应说一，又不应立三乘有异，唯应有一正等觉乘。”

时，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：“应问善现为许有一菩萨乘不？然后可难应无三乘建立差别，唯应有一正等觉乘。”

时，舍利子问善现言：“为许有一菩萨乘不？”

善现报言：“真如颇有二种菩萨及三乘耶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真如颇有一菩萨乘、一佛乘不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“真如颇有一法可见名一菩萨及一乘耶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不也，善现。”

时，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：“若一切法谛故、住故，都无所有皆不可得，菩萨三乘亦复如是，如何可责有一、有三？若诸菩萨闻说真如无差别相，不惊、不怖亦不沉没，是诸菩萨疾证菩提，定无退转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善现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。汝之所说承佛威神，一切如来随喜汝说。若诸菩萨于法真如无差别相深生信解，闻说如是诸法真如，不惊、不怖亦不沉没，是诸菩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定无退转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成就此法，定证无上正等觉耶？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是诸菩萨决定不堕声闻等地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欲证菩提，应云何住？应云何学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欲证菩提，于诸有情应平等住，谓于彼类应起等心、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舍心、不异心、谦下心、利益心、安乐心、无瞋恼心、如父母心，亦以此心应与其语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欲证菩提，应如是住、应如是学。”

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我等当以何行、状、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能如实知异生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及如来地，虽说有异，而于诸法真如性中，无变异、无分别，无二、无二分。是诸菩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，而于真如无所分别；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，而无疑滞；虽闻诸法种种异相，而于其中无所执著。是诸菩萨终不轻尔而发语言，诸有所说皆引义利，终不观他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愍而为说法。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行、状、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不观外道沙门梵志形相言说，谓彼于法实知实见，或能施设正见法门，无有是处，终不礼敬外道天神，亦不供养而求胜福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不堕恶趣，不受女身，亦不生于卑贱种族，除为度脱彼有情类示同类生方便摄受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，亦能方便劝他受行，乃至梦中亦无所犯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诸所受持、思惟、读诵种种经典令极通利，皆为利乐一切有情。恒作是念：‘我以此法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常令一切法愿满足。’复持如是法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所求一切智智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于佛所说甚深法门，决定不生疑惑、犹豫，亦不迷闷，欢喜信受；诸所发言皆为饶益，知量而说言词柔软；寝寐轻少烦恼不行，入出往来心不迷谬；恒时安住正念正知，进止威仪亦复如是；诸所游履必观其地，安详系念正视而行，运动语言常无卒暴；诸所受用卧具、衣服皆常香洁无诸臭秽，亦无垢腻虮虱等虫；恒乐清闲常无疾病，身中无有八万户虫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，如如善根渐渐增长，如是如是身心清净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是菩萨心云何清净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，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谄曲矫诳皆永不行，由此因缘，一切烦恼及余不善皆永息灭，亦超声闻及独觉地，疾趣无上正等菩提，由此应知心常清净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不重利养、不徇名誉，心离嫉悭、身无愆失，闻甚深法心不迷谬，智慧深固恭敬信受，随所听闻皆能会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会入法性，不见一事出法性者；设有不与法性相应，亦能方便会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，由斯不见出法性者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，一一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皆被猛焰交彻烧然，告菩萨言：‘此诸菩萨皆由受得不退转记，故堕如是大地狱中，恒受如斯猛利大苦。汝等既受不退转记，当如此类受斯大苦。是故汝等应疾舍弃大菩提心，可脱斯苦当生天上或生人中，富贵自在受诸快乐。’时，诸菩萨见闻此事，其心不动亦不惊疑，但作是念：‘若诸菩萨已受菩提不退转记，更堕恶趣受诸苦恼如愚异生，必无是处。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，皆非实有。’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沙门像，来至其所说如是言：‘汝先所闻、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皆是邪说，应疾舍弃勿谓为真。汝等若能速疾舍弃，我当教汝真净佛法，令汝速证无上菩提。汝先所闻非真佛语，是诸文颂者虚诳撰集，我之所说是真佛语。’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，应知未受不退转记。若诸菩萨闻如是语心不惊疑，但随无作、无相、无生法性而住，应知已受不退转记，是诸菩萨诸有所作，不信他语，不随他教而便动转。如阿罗汉诸有所为，不信他语，现证法性无惑无疑，一切恶魔不能倾动；不退菩萨亦复如是，一切声闻、独觉、外道、诸恶魔等不能破坏，令于菩提而生退屈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设有恶魔来诣其所，诈现亲友作如是言：‘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提行。汝等今应修尽苦道，速尽众苦得般涅槃，现在苦身尚应厌舍，况更乐受当来苦身！宜自审思舍先所信。’是诸菩萨闻彼语时心不惊疑，但作是念：‘如是说者定是恶魔。’时，彼恶魔复语菩萨：‘欲闻菩萨无益行耶？谓诸菩萨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，复于殑伽沙等佛所修无量种难行梵行，亲近承事如殑伽沙诸佛世尊，请问无量无边菩萨所应修道：云何应住？云何应行？云何应学诸菩萨道？殑伽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，彼诸菩萨如教而住、如教而行、如教而学，经无量劫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况今汝等可能证得？’是时，菩萨虽闻其言，而心不动亦无疑惑。

“时，彼恶魔复于是处，化作无量苾蒭形像，告菩萨曰：‘此诸苾蒭皆于过去，经无数劫修无量种难行梵行，而不能得无上菩提，今皆退住阿罗汉果，云何汝等能证菩提？’是诸菩萨见闻此已，即作是念：‘定是恶魔为扰乱我作如是事，定无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住声闻、独觉等地。’复作是念：‘若诸菩萨如佛所说修菩提行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必无是处。当知今者所见所闻，定是恶魔所作所说。’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设有恶魔作苾蒭像，来至其所作如是言：‘一切智智与虚空等，无性为性自相本空，诸法亦然都无所有，此中无法可名能证，亦无有法可名所证，证处、证时及由此证皆不可得。既一切法与虚空等，无性为性自相本空，汝等何缘唐受勤苦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？汝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皆是魔说非真佛语。汝等应舍大菩提心，勿妄为他虚受勤苦。’是诸菩萨闻彼语时，能如实知：‘是恶魔事欲退败我大菩提心，我今更应坚固其志，不应信受恶魔所说。’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若欲调心入四静虑，随意能入游观自在，为度有情还生欲界，虽生欲界而不染欲，亦不退失所修静虑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不贵名声不著称誉，于有情类无恚恨心，常欲令其得胜利乐；往来入出无散乱心，进止威仪恒住正念；为有情故虽处居家，而于其中不生贪著；虽现受欲而常厌怖，如涉险路心恒惊恐；虽有所食惶惧不安，但念何时出斯险难；虽现受用种种珍财，而于其中不起贪爱；不以邪命非法自活，宁自殒殁不损于人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人中尊、人中善士、人中龙象、人中莲华、人中调御、人中勇健，本为利乐一切有情，现处居家方便饶益，岂为自活侵损于人？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有执金刚药叉神王常随左右密为守护，不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损害身心。由此因缘，是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身意泰然常不狂乱，具丈夫相诸根圆满，心行调善恒修净命，不行幻术、占相、吉凶、咒禁、鬼神、合和汤药、诱诳卑末、结好贵人、侮傲圣贤、亲昵男女，不为名利自赞毁他，不以染心瞻顾戏笑，戒见清净志性淳质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于诸世间文章技艺，虽得善巧而不爱著，达一切法不可得故，皆杂秽语邪命摄故。于诸世俗外道书论，虽亦善知而不乐著，达一切法本性空故。又诸世俗外道书论，所说理事多有增减，于菩萨道非随顺故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复有所余诸行、状、相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谓彼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达诸法空，不乐观察论说众事、王事、贼事、军事、战事、城邑、聚落、象马车乘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华香、男女好丑、园林、池沼、山海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药叉、罗刹娑等诸鬼神事，不乐观察论说街衢、市肆、楼阁、商贾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歌舞、妓乐、俳优、戏谑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洲渚、船筏、桥梁、珠宝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星辰、寒热、风雨、吉凶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种种法义相违、文颂等事，不乐观察论说异生、独觉、声闻相应之事；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事。是诸菩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常不远离一切智心，不好乖违、乐和诤讼，常悕正法、不爱非法，恒慕善友、不乐恶友，好出法言、离非法言，乐见如来、欣出家众；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，愿往生彼亲近供养听闻正法。是诸菩萨多从欲界、色界天殁，生赡部洲中国人趣，善于技艺、咒术、经书、地理、天文及诸法义，或生边地大国大城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终不自疑‘我为退转、为不退转？’于自地法亦不生疑‘为有、为无？’于诸魔事善能觉了，如预流者于自地法终不生疑，设有恶魔种种惑乱不

能倾动。如有造作无间业者，彼无间心恒常随逐，乃至命尽不能舍离，设起余心不能遮伏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不退转心恒常随逐，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不能动坏自所得法。于诸魔业善能觉知，所证法中常无疑惑，虽生他世亦不发起声闻、独觉相应之心，亦不自疑‘我于来世能证无上佛菩提？’不安住自地，不随他缘，于自地法无能坏者。

“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，一切恶缘不能倾动，其心坚固踰于金刚。设有恶魔作佛形像，来至其所作如是言：‘汝今应求阿罗汉果，永尽诸漏入般涅槃。汝未堪受大菩提记，亦未证得无生法忍。汝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、状、相，如来不应授汝无上大菩提记。’是诸菩萨闻彼语时，心无变动亦不退没、无惊、无怖，但作是念：‘此定恶魔或魔眷属化作佛像，来至我所作如是说，若真佛说不应有异。’若诸菩萨闻彼语时，能作如是观察忆念：‘定是恶魔化为佛像，令我远离甚深般若，令我弃舍无上菩提，是故不应随彼所说。’时，魔惊怖即便隐没。是诸菩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，过去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记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具不退地诸行、状、相，故能觉知恶魔事业，令彼隐没更不复现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摄护正法不惜身命，况余珍财、朋友、眷属？为护正法勇猛精进，恒作是念：‘如是正法即是诸佛清净法身，一切如来恭敬供养。我今摄护如是正法，即为摄护诸佛法身。’复作是念：‘如是正法通属三世诸佛世尊，我亦堕在未来佛数。佛已授我大菩提记，诸佛正法即我所有，我今即为护自正法。我未来世得作佛时，亦为有情宣说此法。’是诸菩萨见斯义利，摄护如来所说正法、不惜身命、亲属、珍财，乃至菩提常无懈倦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闻佛说法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常不忘失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但闻佛语，无惑、无疑、常不忘失，为闻菩萨及声闻等所说正法，亦能如是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、文字、义理皆能通达，无惑、无疑、常不忘失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于诸法中得无生忍，已善通达诸法实性，闻皆耳顺并无疑惑，又得闻持陀罗尼故，常能忆念终不忘失。善现当知，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、状、相。”

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一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希有，世尊！是诸菩萨成就如是大功德聚。世尊能如殑伽沙劫说不退转诸行、状、相，惟愿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复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

处，令诸菩萨安住其中修菩提行疾得圆满！”

佛告善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问如是事。谛听！谛听！当为汝说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谓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非有、寂静、离染、涅槃增语所显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为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余一切法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。所以者何？谓一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名甚深。

“善现，云何色乃至识亦名甚深？谓真如甚深故，色乃至识亦名甚深。复次，善现，若处无色名色甚深，广说乃至若处无识名识甚深。”

尔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希有，世尊！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若诸菩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，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。’是诸菩萨由能如此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观察，精进修行乃至一日，所获福聚无量无边。

“如贪行人复多寻伺，与他美女共为邀契，彼女限礙不获赴期，此人欲心炽盛流注。善现，于意云何？其人欲心于何处转？”

“世尊，此人欲心于女处转，谓作是念：‘彼何当来共会，于此欢娱戏乐？’”

“善现，于意云何？其人昼夜几欲念生？”

“世尊，此人昼夜欲念甚多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，精进修行乃至一日，所超生死流转劫数，与贪行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。

“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随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精进修行，随能解脱能礙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，是故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精进修行无懈倦者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精勤修行，经一昼夜，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布施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，审谛观察精进修行，经一昼夜，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以诸供具供养预流、一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布施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精勤修学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精勤修学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修行种种财施、法施，住空闲处系念思惟，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修行种种财施、法施，住空闲处系念思惟，先所修行种种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合称量现前随喜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殑伽沙数大劫，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合称量现前随喜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如来常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、都非实有，以何因缘，此诸菩萨所获功德无量无边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常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、虚妄不实，如如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、虚妄不实，如是如是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如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无量、无边义有何别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言无量者，谓于此中其量永息；言无边者，谓于是处数不可尽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颇有因缘，色乃至识亦无量无边耶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亦有因缘，色乃至识无量无边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何因缘故，色乃至识无量无边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色乃至识皆性空故无量无边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为但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空，为一切法皆悉空耶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我说诸法无不皆空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无量无边是何增语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无量无边是空、无相、无愿增语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无量无边为但是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为更有余义耶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如来常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空即无尽，空即无量，空即无边，空即余义。是故，善现，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义无异。

“善现当知，诸法空理皆不可说，如来方便说为无尽，或说无量，或说无边，或说为空，或说无相，或说无愿，或说无作，或说无生，或说无灭，或说非有，或说寂静，或说离染，或说涅槃。诸如是等无量法门义实无异，皆是如来方便演说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希有，世尊！方便善巧诸法实性皆不可说，而为有情方便显示。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不可说义有增减不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不可说义无增无减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，即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。若此六种波罗蜜多亦无增减，云何菩萨以无增减波罗蜜多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能近无上正等菩提？若诸菩萨增减六种波罗蜜多，便不能近无上菩提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不可说义波罗蜜多皆无增减，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：‘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有增有减。’但作是念：‘唯有名相，谓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’是诸菩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持此六种俱行作意，并依此起心及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微妙甚深而起回向，由此回向方便善巧增上势力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何谓无上正等菩提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诸法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诸法真如无增减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。若诸菩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，便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，善现，不可说义虽无增减，而不退失真如作意；波罗蜜多虽无增减，而不退失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菩萨安住如是真如作意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便近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为初心起能近菩提，为后心起能近菩提？若初心起能近菩提，初心起时后心未起，无和合义；若后心起能近菩提，后心起时前心已灭，无和合义。如是前后心、心所法，进退推徵无和合义，如何可得积集善根？若诸善根不可积集，云何菩萨能近菩提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如然灯时，为初焰能燋炷，为后焰能燋炷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如我意解，非初焰能燋炷亦不离初焰，非后焰能燋炷亦不离后焰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炷为燋不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世间现见其炷实燋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菩萨亦尔，非初心起能近菩提亦不离初心，非后心起能近菩提亦不离后心，而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诸善根增长圆满能近菩提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如是缘起理趣甚深，非即前后诸心起故能近菩提，非离前后诸心起故能近菩提，而诸菩萨能近菩提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心灭已，更可生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是心已灭，不可更生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若心已生，有灭法不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若心已生，定有灭法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有灭法心，非当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有灭法心，决定当灭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无灭法心，为可生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无灭法心，无可生义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无生法心，为可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无生法心，无可灭义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无生灭法，心为可生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无生灭法，心无可生灭义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若法已灭，更可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若法已灭，不可更灭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若法已生，更可生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若法已生，不可更生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诸法实性，有生灭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诸法实性无生无灭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心住为如心真如不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如心真如，心如是住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若心住如真如，是心为如真如、实际性常住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是心非如真如、实际其性常住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诸法真如极甚深不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诸法真如极为甚深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即真如是心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离真如有心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即心是真如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离心有真如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真如为能见真如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汝为见有实真如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于意云何？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三 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二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为行何处？”

善现白言：“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都无行处。所以者何？诸现行法皆不转故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行何义谛？”

善现白言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行胜义谛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诸菩萨行胜义谛，于胜义谛为取相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于胜义谛，虽不取相而行相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于胜义谛，既不行相为坏相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于胜义谛，虽不坏相而遣相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于胜义相若不坏遣，云何能断取相想耶？”

善现白言：“是诸菩萨不作是念：‘我今坏相、遣相、断想’，亦未修学断想之道。若诸菩萨精进修行断想道者，未具佛法，应堕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虽于诸相及取相想，深知过失而不坏遣，速断此想证于无相。何以故？一切佛法未圆满故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时，舍利子语善现言：“若诸菩萨梦中修行三解脱门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不？若诸菩萨觉时修行三解脱门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有增益，彼梦中修亦应增益！何以故？佛说梦、觉无差别故。”

善现报言：“若诸菩萨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解脱门。于深般若

波罗蜜多能为增益亦复如是，若梦、若觉义无别故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梦中造业有增益不？佛说诸法不实如梦故，于梦中所造诸业应无增益，要至觉时忆想分别乃有增益。”

善现报曰：“若诸有情梦断他命，未至觉位忆想分别便自庆幸，彼所造业不增益耶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无所缘事，若思、若业俱不得生，要有所缘思业方起，梦中思业缘何而生？”

善现报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若梦、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，要有所缘思业方起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要于见闻觉知诸相有觉慧转，由斯起染或复起净；若无见闻觉知诸相，无觉慧转亦无染净。由此故知若梦、若觉有所缘事思业乃生，若无所缘思业不起。”

时，舍利子问善现言：“佛说所缘皆离自性，如何可说有所缘事思业乃生，若无所缘思业不起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离自性，而由自心取相分别，世俗施设说有所缘起诸思业，非此所缘离心别有。”

时，舍利子问善现言：“若诸菩萨梦中行施，施已回向无上菩提，是诸菩萨为实以施回向无上佛菩提不？”

善现报言：“慈氏菩萨久已受得大菩提记，宜可请问，定当为答。”

时，舍利子如善现言，恭敬请问慈氏菩萨。

时，慈氏菩萨语舍利子言：“何等名为慈氏菩萨，而谓能答尊者所问？为色耶？为受、想、行、识耶？为色空耶？为受、想、行、识空耶？且色非慈氏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；受、想、行、识非慈氏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；色空非慈氏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；受、想、行、识空非慈氏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。我都不见有法可名慈氏菩萨，亦都不见有法能答、有法所答，答处、答时及由此答皆亦不见。我都不见有法能记、有法所记，记处、记时及由此记皆亦不见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以一切法本性皆空，毕竟推徵不可得故。”

时，舍利子问慈氏言：“仁者所说法为如所证不？”

慈氏答言：“我所说法非如所证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证法不可说故。”

时，舍利子作是念言：“慈氏菩萨觉慧甚深，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作是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舍利子心之所念，即便告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由是法成阿罗汉，为见此法是可说不？”

舍利子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。是诸菩萨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：‘我由此法，于大菩提已得授记、今得授记、当得授记。’不作是念：‘我由此法当证菩提。’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得菩提亦无怖畏，决定自知我当证故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甚深法不惊、不怖亦不沉没。

“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兽处亦无怖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恒作是念：‘诸恶兽等欲啖我身，我当施与令其充足。由此善根，令我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傍生饿鬼。’

“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贼处亦无怖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乐修诸善，于身、命、财无所顾吝，恒作是念：‘若诸有情竞来劫夺我诸资具，或有因斯害我身命，我当于彼不生瞋恨。由此因缘，令我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劫害怨贼，由我佛土极清净故，亦无余恶。’

“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无水之处亦无怖畏，作是念言：‘我当宣说无上妙法，断诸有情渴爱之病。设我由此渴乏命终，于诸有情必不舍离大悲作意施妙法水。奇哉！薄福！是诸有情居在如斯无水世界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燋渴乏水旷野。我当方便劝诸有情修胜福业，随所在处皆令具足八功德水。’

“是诸菩萨处饥馑土亦无怖畏，作是念言：‘我当精进严净佛土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饥馑，诸有情类具足快乐，随意所须应念即至，如诸天上所念皆得。我当发起坚猛精进，令诸有情诸愿满足，一切时处一切有情于一切种资缘无乏。’若诸菩萨无斯怖畏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是诸菩萨遇疾疫时亦无怖畏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恒审思惟：‘无法名病亦无病者，一切皆空不应怖畏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诸有情类等无三病，精进修行殊胜善法，如佛所说常无懈废。’

“是诸菩萨若念菩提经久乃得亦无怖畏。所以者何？前际劫数虽有无量，而一念顷忆念分别积集所成，后际劫数应知亦尔，是故菩萨不应于中作久远想而生怖畏。何以故？前际、后际劫数短长，皆一刹那心相应故。如是菩萨于可畏事，能审思惟不生怖者，

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第五分姊妹品第十八

尔时，会中有一天女，从座而起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此中亦无怖畏，愿当来世得作佛时，亦为有情说如斯法。”

作是语已，取妙金花，恭敬至诚散如来上。佛神力故，令此金花上涌虚空缤纷而住。

尔时，世尊即便微笑，从面门出金色光明，普照十方还从顶入。

时，阿难陀见闻是已，恭敬合掌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，诸佛现笑非无因缘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庆喜曰：“今此天女于未来世当成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劫名星喻，佛号金花。庆喜当知，今此天女即是最后所受女身，舍此身已便受男身，尽未来际不复为女。从此殁已生于东方不动佛国勤修梵行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。从不动佛世界殁已，复生他方有佛世界，随所生处常不离佛。如转轮王，从一台殿至一台殿，欢娱受乐乃至命终足不履地；此女亦尔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乃至菩提，恒修梵行。”

时，阿难陀窃作是念：“今此姊妹当作佛时，亦应如今菩萨众会。”

佛知其念，告庆喜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念。金华菩萨当作佛时，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彼会菩萨其数多少，亦如我今菩萨众会；声闻弟子其数难知，但可总说无量无数。彼佛世界恶兽、恶贼、饥渴、病等一切皆无，亦无诸余烦恼怖畏。”

尔时，庆喜复白佛言：“今此姊妹先于何佛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种诸善根回向发愿？”

佛告庆喜：“此女过去然灯佛所初发大心，亦以金华散彼佛上回向发愿，今得值我。庆喜当知，我于过去然灯佛所，以五茎花奉散彼佛回向发愿，然灯如来、应、正等觉知我根熟，与我授记：‘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为能寂，界名堪忍，劫号为贤。’天女尔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，欢喜踊跃，即以金华散彼佛上，回向发愿：‘使我来世，于此菩萨得作佛时，亦如今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。’故我今者与彼授记。”

尔时，庆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今此姊妹久已修习大菩提心，回向发愿今得成熟。”

佛告庆喜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云何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现入空定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诸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空，作此观时不令心乱，若心不乱则如实见法，虽如实见法而不作证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云何菩萨虽见空法而不作证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诸菩萨观法空时，先作是念：‘我应观法诸相皆空，而于其中不应作证。我为学故观诸法空，不为证故观诸法空，今是学时非为证时。’是诸菩萨未入定位，摄心于境非入定时。菩萨尔时虽不退失菩提分法而不尽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成就广大智慧善根，能自审思：‘我于空法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。我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诸法空圆满一切菩提分法，不应今时证于实际，堕二乘地不得菩提。’

“譬如有人勇健威猛，所立坚固形貌端严，六十四能无不具足，于余技术学至究竟，具多最胜功德尸罗，聪慧巧言善能酬对，具慈具义有大势力，诸有所为皆能成办善事业故功少利多，由此众人无不敬爱。有因缘故，将其父母、妻子、眷属发趣他方，中路经过险难旷野，其中多有恶兽、怨贼，眷属小大无不惊惶。其人自恃多诸技术，威猛勇健身意泰然，安慰父母、妻子、眷属：‘勿有忧惧，必令无苦。’疾度旷野至安隐处。彼人尔时化作种种勇锐兵仗，遇诸怨敌，令彼见之自然退散。故彼壮士于旷野中，恶兽、怨贼无伤害意，善权方便将诸眷属，疾度旷野至安乐处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愍生死苦诸有情类，系念安住慈、悲、喜、舍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，方便善巧，如佛所许，持诸功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虽具修空而不作证，深心愍念一切有情，缘诸有情欲施安乐。是诸菩萨超烦恼品，亦超魔品及二乘地，虽住空定而不尽漏，虽善习空而不作证。尔时，菩萨住空定中，虽于相不执而不证无相。

“如坚翅鸟飞腾虚空，自在翱翔久不堕落，虽依空戏而不住空，亦不为空之所拘碍；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虽学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而不住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乃至佛法未极圆满，终不依彼永尽诸漏。

“如有壮夫善闲射术，欲显己技仰射虚空，为令空中箭不堕地，复以后箭射前箭筈，如是展转经于多时，箭箭相承不令其堕，若欲令堕便止后箭，尔时诸箭方顿堕落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，乃至善根未极成熟，终不中道证于实际，若时善根已极成熟，便证实际得大菩提。

“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皆应如是，于深法性审谛观察，若诸佛法未极圆满不应作证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甚奇，世尊！希有，善逝！是诸菩萨能为难事，虽学深法而不作证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此诸菩萨誓不弃舍一切有情能办斯事，谓诸菩萨发广大心，为脱有情生死苦故，虽数引发三解脱门，而于中道不证实际。所以者何？所欲度脱不应舍故，方便善巧所护持故，不应中间证于实际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于甚深处，欲以般若波罗蜜多审谛观察，谓空、无相、无愿等持三解脱门所行之处。

“是诸菩萨应作是念：‘有情长夜起有情想，执有所得引生种种邪恶见趣，轮回生死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邪恶见趣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说深空法，令断彼执出生死苦。是故虽学空解脱门，而于中间不证实际。’是诸菩萨由起此念方便善巧，虽于中间不证实际，而不退失慈、悲、喜、舍四种胜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诸根渐利，力、觉、道支转复增益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应作是念：‘有情长夜行诸相中起种种执，由斯轮转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诸相执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说无相法，令断相执出生死苦，由斯数入无相等持。’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，虽数现入无相等持，而于中间不证实际；虽于中间不证实际，而不退失四无量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诸根渐利，力、觉、道支转复增益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应作是念：‘有情长夜其心常起常想、乐想、我想、净想，由此引生颠倒执著，轮转生死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四颠倒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说无倒法，谓说生死无常、无乐、无我、无净，唯有涅槃微妙寂静，具足种种真实功德，由斯数入无愿等持。’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，虽数现入无愿等持，而诸佛法未极圆满，终不中间证于实际；虽于中间不证实际，而不退失四无量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诸根渐利，力、觉、道支转复增益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是诸菩萨应作是念：‘有情长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，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，先已行颠倒今亦行颠倒，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，先已行虚妄想今亦行虚妄想，先已行邪见今亦行邪见，由斯轮转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如是过失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说甚深法，令彼过失皆永断除，不复轮回受生死苦，速证常乐真净涅槃。’是诸菩萨由深愍念一切有情，成就殊胜方便善巧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于深法性常乐观察，谓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无性实际。是诸

菩萨成就如是殊胜智见，若堕无相、无作之法或住三界，俱无是处。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舍诸有情而趣圆寂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，亦无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当请问诸余菩萨：‘云何菩萨修习一切菩提分法？引发何心，能令菩萨学空、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无性实际而不作证，然修般若波罗蜜多？’若余菩萨得此问时，作如是答：‘诸菩萨众但应思惟空、无相等不为显示，应念不舍一切有情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。’当知彼菩萨先未蒙诸佛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。所以者何？彼诸菩萨未能开示、分别、显了不退转地诸菩萨众不共法相，不如实知他所请问不退转地诸行、状、相，亦不能答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颇有因缘知诸菩萨不退转不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亦有因缘知诸菩萨是不退转，谓有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闻、不闻，能如实合先所请问，能如实行不退转地诸菩萨行，由此因缘知彼菩萨是不退转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以何因缘，有多菩萨行菩提行，少有能作如实答者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虽多菩萨行菩提行，而少菩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记，若有得受如是记者，皆于此中能如实答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善根明利智慧深广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皆不能坏大菩提心。”

第五分梦行品第十九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乃至梦中不著三界及二乘地亦不称誉，虽观诸法如梦所见，而于实际能不证受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佛，无量百千大众围绕而为说法，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佛，具诸相好，常光一寻周匝照曜，与无量众涌在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，化作化士令往他方无边佛国作诸佛事，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，或见火起焚烧聚落，或见恶兽欲来害身，或见怨家欲斩其首，或见父母临当命终，或见自身众苦来逼；虽见此等诸怖畏事，而不惊惧亦无忧恼，从梦觉已能正思惟：‘三界非真皆如梦见，我得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。’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、傍生、鬼界诸有情类，便作是念：‘我当精勤修菩萨行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地狱、傍生、鬼界恶趣及名。’

从梦觉已亦作是念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当作佛时，国土清净定无恶趣及彼名声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，或复见烧城邑聚落，便发愿言：‘我若已受不退转记，愿此大火变为清凉。’若此菩萨作是愿时，梦中见火即为顿灭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记；若此菩萨作是愿时，梦中见火不为顿灭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记。觉时见火烧诸城邑，火随愿灭、不灭亦然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觉时见火烧诸城邑，便作是念：‘我若实有不退转相，愿此大火即为顿灭变作清凉。’念已发言，火不顿灭，然烧一里越置一里，复烧一里或烧一家，越置一家复烧一家，如是展转其火乃灭，是诸菩萨当知亦已受不退记。然被烧者谤法余殃，或表当来谤法苦相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，现为非人之所魅著，受诸苦恼不能远离，便作是念：‘若诸如来知我已得清净意乐，知我已受不退转记，已离声闻、独觉等地，必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愿垂照察我心所念！我若实能修菩萨行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济拔有情生死苦者，愿是男人或此女人，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即当舍去。’是诸菩萨作此语时，若彼非人不为去者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记；若彼非人即为去者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记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实未受得不退转记，见有男子或有女人，现为非人之所魅著，受诸苦恼不能远离，即便轻尔发诚谛言：‘若我已得不退转记，令此男子或此女人，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速当舍去。’尔时，恶魔为诳惑彼，即便驱逼非人令去。所以者何？恶魔威力胜彼非人，是故非人受魔教敕即便舍去。时，彼菩萨作是念言：‘非人今去是吾威力。所以者何？非人随我所发誓愿，即便放舍男子、女人，无别缘故。’是诸菩萨既不觉知恶魔所作，谓是自力，轻余菩萨起增上慢，虽勤精进，终不能得无上菩提堕二乘地，数为恶魔之所诳惑。是故菩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，修诸善业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实未受得不退转记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未免魔惑。谓有恶魔为诳惑故，方便化作种种形像，至菩萨所作如是言：‘汝自知耶？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。汝身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，我悉善知。汝身生在某方、某国、某城、某邑、某聚落中，汝在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时、某宿相王中生。’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禀性柔软诸根暗钝，便诈记言：‘汝于先世所禀根性已曾如是。’若见菩萨禀性刚强诸根明利，便诈记言：‘汝于先世亦曾如是。’若见菩萨具足种种杜多功德及余胜行，便诈记言：‘汝于先世亦曾如是具诸功德，应自庆慰勿得自轻。’时，彼菩萨闻此恶魔说其过、现名等功德，欢喜踊跃起增上慢，陵蔑毁骂诸余菩萨。恶魔知已，复告之

言：‘汝定成就殊胜功德，佛已授汝大菩提记，已有殊胜瑞相现前。’尔时，恶魔为扰乱故，复矫化作种种形像，至菩萨所现亲爱言：‘汝今已具不退转德，应自敬重勿辄尊人。’时，此菩萨闻彼语已，增上慢心转复坚固，令一切智远而更远。是故菩萨欲得菩提，应善觉知诸恶魔事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不善了知名字实相，但闻名字妄生执著。谓有恶魔方便化作种种形像，来告之言：‘汝所修行愿行已满，不久当证无上菩提。汝成佛时，当得如是殊胜功德、尊贵名号。’谓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：‘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尊贵名号。’随其思愿而记说之。时，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闻魔记说，作是念言：‘此人奇哉！为我记说当得成佛尊贵名号，与我长夜思愿相应，由此故知我定当得成佛，名号胜过余人。’如如恶魔记彼名号，如是如是憍慢转增，轻蔑诸余实德菩萨，由斯转远无上菩提，当堕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诸菩萨或有此身亲近善友至诚悔过，虽经多时流转生死，而后当证无上菩提；若有此身不遇善友至诚悔过，彼定流转生死多时，愚痴颠倒，后虽精进修诸善业，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如是憍慢轻余菩萨，罪过四重及五无间无量倍数。是故菩萨应善觉知如是记说虚名号等微细魔事，不应憍慢轻余菩萨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或居旷野修远离行，时，有恶魔来至其所恭敬赞叹，作如是言：‘大士，能修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贤圣称誉，诸天、龙神皆共守护。’善现当知，我不称赞此远离行以为真实。”

善现白言：“此远离行若非真实，余复是何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或居城邑或居山野，但离烦恼二乘作意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名菩萨真远离行。此远离行，诸佛世尊称赞开许，菩萨应学，令诸菩萨疾证菩提。

“善现当知，魔所称赞常居山野宴坐思惟，犹杂烦恼，二乘作意，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一切智智。有诸菩萨虽乐修行魔所称赞远离行法，而心轻蔑恒居村城修真远离诸余菩萨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经多时居深山野修远离行，而不了知真远离法，增长憍慢，于二乘地深生乐著，终不能得无上菩提，非佛世尊称赞开许，亦非菩萨所应修行。

“善现当知，我所称赞诸菩萨众真净远离法，是诸菩萨都不成就，彼于真净远离行中，亦不见有相似行相。而诸恶魔为诳惑彼，令生憍慢轻余菩萨，来至空中殷勤赞叹言：‘是真净远离行法。’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虽居山野而心喧杂，不能修学真远离行。有诸菩萨虽居村城而心寂静，常能修学真远离行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，于常修学真远离行诸菩萨众，轻弄、毁呰如旃荼罗；于不能修真远离行诸菩萨众，供养、尊重如佛世

尊。

“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发起种种分别执著，作是念言：‘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，为非人来至我所称赞护念。居城邑者身心扰乱，谁当护念称赞敬重？’是诸菩萨心多憍慢，烦恼恶业昼夜增长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于菩萨众为旃荼罗，秽污菩萨摩诃萨众，亦是天上人中大贼，诳惑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；其身虽服沙门法衣，而心常怀怨贼意乐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，不应亲近供养恭敬。所以者何？此诸人等怀增上慢，外似菩萨内多烦恼恶业增盛。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利乐诸有情者，不应亲近如是恶人。

“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常应精进修真事业，厌离生死不著三界，于彼恶贼旃荼罗人，常应发生慈、悲、喜、舍，应作是念：‘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，设当失念如彼暂起，即应觉知令速除灭。’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应勤精进远离、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菩萨如是学者，是为善巧觉知魔事。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四 第五分胜意乐品第二十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以胜意乐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亲近、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真净善友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何等名为菩萨善友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诸佛皆名菩萨善友。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诫教授诸菩萨众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能悟入者，亦得名为菩萨善友。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亦名菩萨善友。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与诸菩萨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光为照，为舍为护，为归为趣，为洲为渚，为父为母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皆依六种波罗蜜多，而得成办功德事业。所以者何？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普能摄受一切佛法。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学六种波罗蜜多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学六种波罗蜜多，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至心听闻、受持读诵，观察义趣请决所疑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能与六种波罗蜜多为尊为导、为生养母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欲得不随他教行，欲住不随他教地，欲断一切有情疑，欲满一切有情愿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礙为相。”

尔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颇有因缘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礙之相，余一切法亦得有耶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有因缘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礙之相，余一切法亦可说有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空、远离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一切法皆空、远离，云何有情有染有净？所以者何？非空、远离法可说有染净，非空、远离能证菩提，非离空、远离有别法可得，云何令我解如是义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有情长夜有我等心执我等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空、远离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岂不有情由我、我所流转生死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有情流转生死，施设杂染及清净者。由诸有情虚妄执著我及我所说有杂染，而于其中无杂染者；由诸有情不妄执著我及我所说有清净，而于其中无清净者。是故，善现，虽一切法皆空、远离，而诸有情亦可施设有染有净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希有，世尊！虽一切法皆空、远离，而诸有情有染有净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则不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皆不能伏，普胜一切声闻、独觉所行之行至无胜处。是诸菩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昼夜安住方便善巧，趣向无上正等菩提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复次，善现，于意云何？假使于此赡部洲中一切有情，非前非后皆得人身，发菩提心尽寿布施，持此布施回向菩提，由此因缘得福多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甚多，世尊！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有菩萨下至一日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萨如如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如是如是堪为一切有情福田，由此菩萨所起慈心，诸有情类无能及者，唯除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。

“如是菩萨具胜妙慧，由胜妙慧，见诸有情受大苦恼如被刑戮，起大悲心。复以天眼，见有情类成无间业堕无暇处受诸苦恼，或为见网之所覆蔽不得正道，见已悲愍生大厌怖，普缘一切有情世间起大慈悲相应作意：‘我当普为一切有情作大导师令脱众苦。’虽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余想，是名菩萨大慧光明。由住此住，能作一切世间福田，虽未证得一切智智，而于菩提已不退转，堪受施主一切供养。

“如是菩萨善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既能毕竟报施主恩，亦能亲近一切智智。是故菩萨欲不虚受世间信施，欲示有情真净道路，欲为有情作大饶益，欲为世间作大明照，欲脱有情生死牢狱，欲施有情清净法眼，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。由此作意，所有言说皆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相应，诸余作意无容暂起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萨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流注相续。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宝珠，后时遇得欢喜自庆，遇缘还失生大忧恼，常怀叹惜未曾离念，思当何计还得此珠？彼人由是相应作意，缘此宝珠无时暂舍。菩萨亦尔，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若不安住如是作意，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，云何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，是诸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一切智智及诸作意自性皆空、无增无减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若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常空、无增无减，云何菩萨增长般若波罗蜜多能近菩提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一切法无增无减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。若诸菩萨能如是知，闻一切法无增无减，不惊、不怖亦不沉没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到究竟，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具寿善现白言：“世尊，为即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般若波罗蜜多空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般若波罗蜜多空有法可得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空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空有法可得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空，能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空有法可得，能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，能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有法可得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空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为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等空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若尔，菩萨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能行空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行空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见有般若波罗蜜多及见有空，是诸菩萨所行处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所不见法，是法可得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不可得法颇有生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汝所不见、所不得法所有实相，即是菩萨无生法忍。菩萨成就如是忍者，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，亦名如来无所畏道。若诸菩萨勤行此道，不得无上正等觉智、大智、妙智、自然智、一切智智及如来智，无有是处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菩萨为以诸法无生，于佛菩提得受记不？”

“不尔，善现。”

“世尊，若尔，菩萨云何受菩提记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见有法于佛菩提得受记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我不见法于佛菩提堪得受记，亦不见法于佛菩提有能证者，证时、证处及由此证、若所证法皆亦不见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不应念言于佛菩提此是能证、此是所证。”

时，天帝释便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、难见、难觉，毕竟离故，非少善根诸有情类，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、听闻、受持读诵。”

尔时，佛告天帝释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憍尸迦，假使于此赡部洲中，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业道，如是福聚于能书写、听闻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获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。”

时，有苾蒭告天帝释：“有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、听闻、受持读诵，所获功德胜于仁者？”

天帝释言：“彼有情类初发心时尚胜于我，况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、听闻、受持读诵、精勤修学、如理思惟！

“苾蒭当知，彼有情类即是菩萨。如是菩萨所获福聚，普胜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。如是菩萨所获福聚，亦胜预流、一来、不还、应果、独觉，亦胜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修行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波罗蜜多及余功德。苾蒭当知，若诸菩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是诸菩萨普胜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

等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皆应供养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说行究竟随转。是诸菩萨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，常不远离诸佛世尊，常不远离妙菩提座，常能济拔溺生死泥诸有情类。是诸菩萨如是学时，常学菩萨所应学法，不学二乘所应学法。诸天神等常随拥护，四大天王来至其所供养恭敬，咸作是言：‘善哉！大士，当勤精进学菩萨众所应学法，疾当安坐妙菩提座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昔天王所奉四钵，我亦当奉。’苾蒭当知，是诸菩萨，我等天帝尚往其所供养恭敬，况余天神！苾蒭当知，是诸菩萨如是学时，一切如来及诸菩萨、诸天龙等常随守护，由此因缘，世间危厄、身心忧苦皆不侵害，所有疾病亦复不起。苾蒭当知，是诸菩萨获如是等现法胜利，后世功德无量无边。”

时，阿难陀窃作是念：“天主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菩萨功德，为是如来威神加被？”

时，天帝释承佛威神，知阿难陀心之所念，白言：“大德，非我辩才，皆是如来威神加被。”

尔时，佛告阿难陀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今天帝释承佛威神能如是说。庆喜当知，若时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思惟修学，三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怖，咸作是念：‘此诸菩萨为于中间便证实际，堕二乘地？为趣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，空我境界？’”

第五分修学品第二十一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时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昼夜精勤常不舍离。时，魔眷属如箭入心，怖战忧惶不任自处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时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昼夜精勤将至究竟。时，魔眷属来至其所，化作种种可怖畏事，欲令菩萨身心惊惶，于大菩提暂退便足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非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皆为恶魔之所扰乱。若诸菩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信解心毁呰诽谤，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疑惑犹豫为有为无，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远离善友，恶友摄持，不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处，由不闻故，不知不见云何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摄受邪法，尔时，恶魔便作是念：‘今此菩萨与我为伴，令无量人弃舍正法满我所愿。’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，告余菩萨：‘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、难信难解，何用书写、受持读诵？我尚不能得其源底，况余薄福浅智者哉？’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轻余菩萨，谓作是言：‘我能安住真远离行，汝等皆无。’尔时，恶魔欢喜庆快。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时菩萨自恃名姓及所修行杜多功德，轻蔑诸余修胜善法诸菩萨众，常自称赞毁訾他人，无不退转诸行、状、相而谓自在，起烦恼业。尔时，恶魔便大欢喜，作如是念：‘今此菩萨令我境土宫殿不空，增益地狱、傍生、鬼界。’是时，恶魔助其神力，令转增益威力辩才，由此多人信受其语，因斯劝发同彼恶见，同恶见已随彼邪学，随邪学已烦恼炽盛。心颠倒故，所起三业皆能感得不可爱果，由此因缘增长恶趣，令魔宫殿转更充满，由此恶魔欢喜踊跃，诸有所作随意自在。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时菩萨与求声闻、独觉乘者更相毁蔑、斗诤、诽谤，尔时恶魔便作是念：‘今此菩萨虽远菩提而不极远，虽近恶趣而不甚近。’若时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更相毁蔑、斗诤、诽谤，尔时恶魔便作是念：‘此二菩萨极远菩提甚近恶趣。’作是念已，欢喜踊跃，增其威势，令二朋党斗诤不息，使余无量无边有情皆于大乘深心厌离。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便为恶魔之所扰乱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未得菩提不退转记，于得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所起损害心，斗诤、轻蔑、骂辱、诽谤，是诸菩萨随起尔所念不饶益心，还退尔所劫曾修胜行，经尔所时远离善友，还受尔所生死系缚。若不弃舍大菩提心，还尔所劫被弘誓铠勤修胜行时无间断，然后乃补尔所功德。”

尔时，庆喜便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所起恶心生死罪苦，为要流转经尔所时，为于中间亦得出离？是诸菩萨所退胜行，为要精勤经尔所劫时无间断然后乃补，为于中间有复本义？”

佛告庆喜：“我为菩萨、独觉、声闻，说有出罪还补善法。

“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造此罪后，心无惭愧怀恶不舍，不能如法发露悔过，我说彼类，于其中间无出罪苦还补善义。

“若诸菩萨造此罪后，深生惭愧心不系恶，寻能如法发露悔过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今已得难得人身，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？我应饶益一切有情，何乃于中反作衰损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仆事主，何乃于中反生憍慢、毁辱、陵蔑？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诃骂，何容于彼返以暴恶身语加报？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，何容复起悖恶语言与彼乖诤？我应堪耐一切有情长时履践，犹如道路亦如桥梁，何容于彼返加陵辱？我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为拔有情生死大苦，令得究竟安乐涅槃，何容返欲加之以苦？我应从今尽未来际，如愚、如哑、如聋、如盲，于诸有情无所分别。假使斩截头足手臂、挑目、割耳、劓鼻、截舌、锯解一切身分肢体，于彼有情终不起恶。若我起恶，即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，障礙所求一切智智，不能利益安乐有情。’庆喜当知，是诸菩萨，我说中间有出罪苦还补善义，非要经于尔所劫数，恶魔于彼不能扰乱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诸菩萨众与求声闻、独觉乘者不应交涉，设与交涉不应共住，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义决择，勿因此故起忿恚心，或复令生粗恶言说，便礙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坏无边菩萨行法。若诸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共住相视，尊重敬事应如大师，复作是念：‘彼是我等真净善友，同载一船、同一所趣、同行一道、同一事业，学时、学处及所学法、若由此学皆无有异。’复作是念：‘若彼菩萨住杂作意，我当于中不同彼学；若彼菩萨离杂作意，我当于中常同彼学。’若诸菩萨如是学时，疾证所求一切智智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为尽故学，为不生故学，为离故学，为灭故学，是学一切智智不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如是学时，非学一切智智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何缘菩萨如是学时，非学一切智智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佛证真如极圆满故，说名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如是真如可说为尽乃至灭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真如无相，不可说尽乃至灭故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是故菩萨如是学时，非学一切智智。若诸菩萨不为尽故学，乃至不为灭故学，如是学时，是学一切智智，亦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学佛地、力、无畏等无边佛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如是学时，至一切学究竟彼岸，天魔外道皆不能伏，息除诸恶众善圆满，少分有情能如是学，是故菩萨欲堕极少有情数者，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

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一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起根栽俱行之心，不起悭吝、犯戒、瞋忿、懈怠、散动、恶慧、犹豫俱行之心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摄一切波罗蜜多。譬如身见能具摄受六十二见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。譬如命根遍能摄受所余诸根，命根灭时诸根随灭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，若失般若波罗蜜多则失一切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一切殊胜善法，能灭一切恶不善法。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摄一切波罗蜜多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有情最尊最胜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于意云何？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甚多，世尊！赡部洲中诸有情类其数尚多，况三千界！”

佛告善现：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成菩萨，一一皆以上妙乐具，尽寿供养一切有情。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甚多，世尊！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有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如弹指顷，其福胜彼无量无边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，能摄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欲为一切有情上首，欲普饶益一切有情，欲为一切有情依怙，欲证一切圆满佛法，欲行诸佛所行境界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，欲作诸佛大师子吼，欲以一音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说正法普令一切获大饶益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我曾不见有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不能得世、出世间功德胜利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菩萨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岂亦能得声闻、独觉功德善根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声闻、独觉功德善根，此菩萨众亦皆能得，但于其中心不乐住；以胜智见无倒观察，超过声闻及独觉地，为彼开示令皆证得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如是学时，则为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真净福田，超诸世间声闻、独觉福田之上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，常不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菩萨若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已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，远离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亲近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作如是念：‘此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我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能引发一切智智。’是诸菩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知不见。若诸菩萨

不作是念：‘此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我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能引发一切智智。’是诸菩萨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于般若波罗蜜多能知能见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闻、不觉、不知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不见、闻、觉、知诸法亦不分别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时，天帝释作是念言：“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尚胜一切有情之类，况得无上正等菩提！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，尚为获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间最胜寿命，况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！是诸有情世间敬爱，当能调御一切有情。”

作是念已，即便化作微妙香华，捧散如来及诸菩萨。既散华已，作是愿言：“若诸菩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我所生善根功德，愿彼佛法速得圆满，愿彼所求一切智法及无漏法速得圆满。”

作是愿已，便白佛言：“若菩萨乘善男子等，已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我终不生一念异意，令其退转大菩提心；我终不生一念异意，令诸菩萨厌大菩提，退住声闻、独觉等地；我终不起一念异心，令诸菩萨退失大悲相应作意。若诸菩萨已发大心，我愿彼心倍复增进，愿彼菩萨见生死中种种苦已，为欲利乐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，发起种种坚固大愿：‘我既自度，亦当精勤度未度者；我既自脱，亦当精勤脱未脱者；我既自安，亦当精勤安未安者；我既自证究竟涅槃，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究竟涅槃。’

“世尊，若有情类于初发心菩萨功德深心随喜，得几所福？于久发心修诸胜行菩萨功德、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、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深心随喜，得几所福？”

尔时，佛告天帝释言：“妙高山王可知两数，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，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。”

时，天帝释复白佛言：“若诸有情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随喜，或复于彼随喜功德不闻不知，当知皆是魔所执持、魔所魅著、魔之朋党，魔天界殁来生此间。所以者何？若诸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行，得不退转至究竟位，有能于彼起随喜心，定能破坏众魔眷属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。若诸有情深心敬爱佛、法、僧宝，随所生处常欲见佛、闻法、遇僧，于诸菩萨功德善根，应深随喜回向菩提不生执著。若能如是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利乐有情破魔军众。”

尔时，佛告天帝释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憍尸迦，若诸有情于诸菩萨功德善根，深心随喜回向菩提，速能圆满诸菩萨行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有情于诸菩萨功德善根，深心随喜回向菩提，是诸有情具大势力，常能奉事诸佛世尊，于深经典善知

义趣。随所生处，一切世间恭敬供养，不见恶色、不闻恶声、不嗅恶香、不尝恶味、不觉恶触、不思恶法、不堕恶趣，生人天中恒受胜乐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，是诸有情能于无量菩萨功德，深心随喜回向菩提，善根增进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，饶益无量无数有情，令住无余般涅槃界。以是故，憍尸迦，住菩萨乘善男子等，于诸菩萨功德善根，皆应随喜回向菩提，利乐无边诸有情类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心既如幻，云何菩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为见有如幻心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汝见幻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汝不见幻、不见如幻心，若处无幻、无如幻心，汝见有是心能得菩提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若处离幻、离如幻心，汝见有是法能得菩提不？”

善现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我都不见即、离心法，说何等法若有若无？以一切法毕竟离故，不可施设是有是无。若法不可施设有无，则不可说能得菩提，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离，不应修遣，亦复不应有所引发，无上菩提亦毕竟离，云何可说诸菩萨众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证菩提？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离法不得离法故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，如是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、无上菩提俱毕竟离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，得毕竟离无上菩提，若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毕竟离，应非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，善现，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大菩提，虽非离法能得离法，而得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五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二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此诸菩萨行甚深义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此诸菩萨行甚深义。善现当知，此诸菩萨能为难事，谓所行义虽复甚深，而于声闻、独觉地法能不作证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此诸菩萨所作不难，不应说彼能为难事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菩萨所证深义既不可得，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，证法、证者、证处、证时亦不可得。若诸菩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没亦不忧悔、不惊、不怖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此诸菩萨如是行时不见众相，亦复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而近无上正等菩提，远离声闻、独觉等地，此诸菩萨于如是事亦不分别。

“譬如虚空，不作是念：‘我去彼事若远若近。’所以者何？虚空无动、无分别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不作是念：‘声闻、独觉去我为远，无上菩提去我为近。’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

“譬如幻士，不作是念：‘幻质幻师去我为近，傍观众等去我为远。’所以者何？所幻化者无分别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不作是念：‘声闻、独觉去我为远，无上菩提去我为近。’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影、像等喻应知亦然。

“譬如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于一切法无爱无憎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永断一切分别爱憎等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于一切法无爱无憎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分别皆永断故。

“譬如如来所变化者，虽有所作而无分别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能成办所作事业而无分别。

“譬如巧匠造男女等种种机关，此诸机关虽有动作而无分别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作种种所应作事而无分别。”

时，舍利子谓善现言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行坚固法、为行不坚固法？”

善现报言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行不坚固法，不行坚固法。”

时，有无量欲界天子作是念言：“若诸菩萨能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虽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，而于实际能不作证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。由此因缘，甚为希有，能为难事，一切世间皆应敬礼。”

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“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证实际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非甚希有，未为难事。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毕竟非有皆不可得，而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被精进甲誓度无量、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，乃甚希有，能为难事。

“天子当知，若诸菩萨虽知诸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，而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被精进甲为欲调伏诸有情类，如有为欲调伏虚空，被坚固铠与虚空战。何以故？诸天子，虚空离故有情亦离，有情离故铠甲亦离，有情离故饶益事亦离，有情离故五蕴亦离，有情离故一切法亦离。

“若诸菩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没亦不忧悔、不惊、不怖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善现曰：“何因缘故，是诸菩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没亦不忧悔、不惊、不怖？”

具寿善现白言：“世尊，以一切法皆远离故、无所有故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于一切法，若能沉等、若所沉等、若沉等处、若沉等时、若沉等者、由此沉等皆无所得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。若诸菩萨闻如是事，心不沉没亦不忧悔、不惊不怖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如是行时，诸天帝释、大梵天王、世界主等皆共敬礼。”

佛告善现：“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非但恒为诸天帝释、大梵天王、世界主等皆共敬礼，是诸菩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、若遍净天、若广果天、若净居天及余天、龙、阿素洛等皆共敬礼，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、菩萨皆共护念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常为诸佛、诸菩萨众及诸天、龙、阿素洛等忆念守护，功德善根念念增长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已住菩萨不退转位。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，是诸魔众各复化作尔所恶魔，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数神力，是诸恶魔尽其神力，不能留难此诸菩萨，令其不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及于菩提或有退转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成就二法，一切恶魔不能留难，何等为二？一者、观察一切法空；二者、不舍一切有情。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成就二法，一切恶魔不能障礙，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如说皆悉能行；二者、常为诸佛护念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成就如是二种胜法，诸天神等常来礼敬，亲近供养请问劝发，作如是言：‘善哉！大士，汝能如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疾能安住诸佛智地，一切有情无依怙者能作依怙，无救护者能作救护，无舍宅者能作舍宅，无投趣者能作投趣，无洲渚者能作洲渚，无归依者为作归依，与暗冥者能作光明，与聋盲者能作耳目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恶魔不能留难。’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能善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十方无量、无数、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处大众中，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，如我今者在大众中

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幢菩萨，及余现住不动佛所净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等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皆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名字、种姓、色相功德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若诸菩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是诸菩萨蒙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颇有菩萨未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而蒙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不？”

佛言：“亦有！谓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，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是诸菩萨亦蒙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。如有菩萨随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、所行而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复有菩萨随宝幢菩萨等所修而学、所行而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是诸菩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，而蒙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。

“复次，善现，有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无生法中虽深信解，而未证得无生法忍；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，而于菩萨不退转地未得自在；虽住诸法皆寂静性，而未得入不退转地。是诸菩萨亦蒙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蒙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、种姓、色相、功德，是诸菩萨超二乘地近大菩提，或已得受不退转记，或近当受不退转记。

第五分付嘱品第二十三

“复次，善现，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深生信解，无惑、无疑、不迷、不闷，但作是念：‘如佛所说理趣，必然定非颠倒。’是诸菩萨决定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诃萨所，广闻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深义趣能生信解，既信解已勤修梵行，当得住于不退转地，住是地已疾证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但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尚获无边功德胜利，况深信解如说修行！是诸菩萨近一切智，安住真如，疾证菩提宣说法要。”

尔时，善现便白佛言：“法离真如无别可得，为说何法近一切智，安住真如？谁证菩提？谁说法要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法离真如都不可得，说何等法近一切智，能住真如，疾证菩提宣说法要？真如自性尚不可得，况有余法能有所作？随世俗故作如是说。”

时，天帝释便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知诸法皆不可得，而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欲为有情宣说法要甚为难事。诸菩萨众闻说此语，心不沉没、无惑、无疑、不迷、不闷，如是等事甚为希有。”

尔时，善现谓帝释言：“如汝所说‘诸菩萨众闻如是语，心不沉没、无惑、无疑、不迷、不闷，如是等事甚希有’者，憍尸迦，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法皆空都无所有，谁沉、谁没、谁惑、谁疑、谁迷、谁闷？是故此事未为希有。然为有情愚痴颠倒，不能通达诸法皆空，故求菩提欲为宣说方便善巧，非极为难。”

天帝释言：“尊者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依空，是故所言常无滞礙，如有以箭仰射虚空，若近若远俱无滞礙。”

时，天帝释便白佛言：“我与尊者善现所说，为顺如来实语、法语，于法随法，为正说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天帝释：“汝与善现诸有所言，皆顺如来实语、法语，于法随法，皆为正说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，具寿善现所有辩才无不依空而施设故。所以者何？具寿善现观一切法皆毕竟空，尚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，况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者？尚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况得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者？尚不得一切智智，况得能证一切智智者？尚不得真如，况得能证真如成如来者？尚不得无生性，况得能证无生性者？尚不得菩萨，况得能证佛菩提者？尚不得十力、四无所畏，况得能成十力、四无所畏者？尚不得法，况得能说法者？

“憍尸迦，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、无所得住，比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。憍尸迦，是诸菩萨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，除如来住，于余菩萨及诸声闻、独觉等住为最为胜、为尊为高、为妙为微妙、为上为无上。以是故，憍尸迦，若诸菩萨欲于一切有情众中为最为胜、为尊为高、为妙为微妙、为上为无上者，当住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尔时，众中无量无数三十三天闻法欢喜，各取天上微妙香花，奉散世尊及诸菩萨。六百苾蒭俱从座起，右膝著地向佛合掌。佛神力故，各于掌中微妙香花自然盈满。是苾蒭众踊跃欢喜，各以此花奉散佛上，既散花已同发愿言：“我等用斯胜善根力，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便微笑。如佛常法，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颇胝，傍照无边诸佛国土，上至梵世，下彻风轮，渐复还来绕佛右转，经三匝已从顶上入。

时，阿难陀即从座起，礼佛合掌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”

尔时，佛告阿难陀言：“此诸苾蒭于当来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，同名散花，具足十号，声闻僧数一切皆等，佛寿亦等二十千劫，随所住处雨五色花，由此因缘故我微笑。若诸菩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，当住般若波罗蜜多；若诸菩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，当住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究竟者，是诸菩萨先世或从人中没已还生此处，或从睹史多天上没来生人间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二处易行般若波罗蜜多，非余处故。庆喜当知，如来现见，若诸菩萨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身、命、财无所顾者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听闻、受持读诵、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示现、劝导、赞励、庆喜住菩萨乘善男子等，是诸菩萨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，非唯声闻、独觉等所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惊不怖，受持读诵、系念、思惟，若法、若义、若文、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，是诸菩萨则为现见我等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深生信解，不生毁谤，不可沮坏，是诸菩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于诸佛所多种善根，亦为无量善友所摄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诸有情能于如来、应、正等觉胜福田所种诸善根，虽定当得或声闻果、或独觉果、或如来果，而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礙，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。

“是故，庆喜，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于汝，应正受持、读诵通利，莫令忘失。庆喜当知，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受持诸余我所说法设有忘失，其罪尚轻；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，下至一句有所忘失，其罪甚重。庆喜当知，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，获福无量；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，下至一句有忘失者，所获重罪同前福量。是故，庆喜，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，当正受持、读诵通利、如理思惟、广为他说，分别开示，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义意趣。所以者何？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、究竟通利、如理思惟、广为他说，分别开示令其易了，是诸菩萨则为受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甚深法藏，广为有情宣说开示。

“庆喜当知，若有情类起殷净心，现于我所欲持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无懈倦者，当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、受持读诵、精勤修学、如理思惟，广为有情分别解说，或复书写种种庄严，供养恭敬勿得暂舍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现前供养恭敬、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起殷净心恭敬爱乐，即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起殷净心恭敬爱乐。庆喜，汝若爱乐于我、不舍于我，亦当爱乐、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下至一句勿令忘失。

“庆喜，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因缘，设经一劫乃至殑伽沙数大劫亦不能尽。举要言之，如我既是汝等大师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；如三世佛是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无上大师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无上大师。汝等天、人、阿素洛等敬重于我，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，庆喜，我以无量善巧方便付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汝当受持无令忘失。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对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无量大众付嘱于汝，应正受持勿令忘失。庆喜，我今实言告汝，诸有净信善男子等，若欲不舍佛、法、僧宝、三世诸佛无上菩提，定不应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诫教授诸弟子法。

“庆喜当知，若有爱乐听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受持读诵、究竟通利、如理思惟、书写解说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是故，庆喜，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勤精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，能令菩萨疾证菩提。

“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法欲灭时，护持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护持三世诸佛一切智智，亦为护持三世诸佛无上法藏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勤学六种波罗蜜多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，庆喜，我以六种波罗蜜多更付嘱汝，当正受持勿令忘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三世佛无尽法藏。庆喜当知，十方三世诸佛世尊所说法要，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。十方三世佛及弟子，皆依如是无尽法藏精勤修学，已、正、当证无上菩提，已、正、当入无余涅槃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假使汝为声闻乘人说声闻法，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，犹未为我作弟子事，我于汝事未甚随喜。汝若能为菩萨乘人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即名为我作弟子事，我于此事深生随喜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俱时证得阿罗汉果，彼所成就施、戒、修性诸福业事。于意云何？宁为多不？”

庆喜对曰：“甚多，世尊！”

佛告庆喜：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经一昼夜展转乃至经弹指顷，是声闻人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何以故？此声闻人所获福聚，超过一切声闻、独觉诸善根故。

“复次，庆喜，若有菩萨为声闻人说声闻法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。于意云何？如是菩萨所获福聚宁为多不？”

庆喜对曰：“甚多，世尊！”

佛告庆喜：“若有菩萨为诸有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经一昼夜展转乃至经弹指顷，如是菩萨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施，超过一切声闻、独觉相应法施及彼二乘诸善根故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成就忆念如是善根，复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第五分见不动佛品第二十四

尔时，如来四众围绕，赞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付阿难陀令受持已，复于一切苾蒭、苾蒭尼、邬波索迦、邬波斯迦、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大众会中现神通力，令众皆见不动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声闻、菩萨大众围绕，为如大海不可动会宣说正法，及见彼土严净之相。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得真自在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如调慧马亦如大龙，已作所作，已办所办，弃诸重担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正知解脱，至心自在第一究竟。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望所识，得陀罗尼及无礙辩，成就无量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微妙功德。佛摄神力，令此四众、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声闻、菩萨及余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。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照。所以者何？佛摄神力，于彼远境无见缘故。

尔时，佛告阿难陀言：“不动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国土众会，汝更见不？”

阿难陀言：“我不复见彼事，非此眼所行境故。”

时，佛复告阿难陀言：“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，非眼根等所行境界。庆喜当知，法不行法，法不见法，法不知法，法不证法。庆喜当知，一切法性无能行者、无能见者、无能知者、无能证者、无动、无作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无作用，能取、所取俱如虚空，性远离故；以一切法不可思议，能、所思议皆如幻士，性远离故；以一切法无作、受者，如光影等，不坚实故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相无所执著；若诸菩萨能如是学，名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无所取舍。

“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，速疾圆满至一切法究竟彼岸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如是学者于诸学中为最为胜、为尊为高、为妙为微妙、为上为无上，利益安乐一切世间。庆喜当知，若诸菩萨能如是学，无依怙者为作依怙，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当知，诸佛菩萨学此学已，安住此中，能以右手若右足指，举取三千大千世界，掷置他方或还本处，其中有情不知、不觉、无损、无怖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议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及诸菩萨，学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去、来、今及无为法，悉皆获得无礙智见。是故，庆喜，我说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学中为最为胜、为尊为高、为妙为微妙、为上为无上。

“庆喜当知，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、边际者，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、无边际故。庆喜当知，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名、身等有量、边际。所以者何？名句、文身是有量法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，非名、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，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。”

具寿庆喜便白佛言：“何因缘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？”

佛告庆喜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、性远离故说为无量。庆喜当知，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，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减尽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，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。是故，庆喜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尽，由无尽故说为无量。”

尔时，善现作是念言：“此处甚深，我当问佛。”

作是念已，便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来何故说为无尽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不可尽故。”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诸菩萨众应观诸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皆无尽故，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，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，善现，诸菩萨众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二边，如是观察十二缘起无中无边，是诸菩萨不共妙观，谓要安坐妙菩提座，方能如是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理趣甚深如太虚空不可尽故，便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若诸菩萨以如虚空无尽行相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

“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，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，不如实知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应以无尽行相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？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，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，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是诸菩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如虚空无尽行相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如是观察缘起法时，不见有法无因而生，不见有法性相常住，不见有法有作受者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如虚空无尽行相，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疾证得一切智智。

“善现当知，若时菩萨如实观察十二缘起，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时菩萨都不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此佛世界，不见彼佛世界，不见有法能见此彼诸佛世界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时恶魔极生忧恼如中毒箭，譬如有人父母卒丧身心苦痛，恶魔亦尔。”

具寿善现便白佛言：“为一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极生忧恼如中毒箭，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？”

佛告善现：“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，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极生忧恼如中毒箭，各于本座不能自安。所以者何？若诸菩萨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皆不能得，亦复不能扰乱退坏。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修满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诸魔事起皆能如实觉知远离。

“是故，善现，若诸菩萨欲正摄受方便善巧，应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时无量无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护念。是诸菩萨应作是念：‘彼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亦从般若波罗蜜多生一切智。’作是念已，复应思惟：‘如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所应证法，我亦当证。’

“如是，善现，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经弹指顷所生福聚，胜有所得诸菩萨众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修行布施所获功德，何况能于一日、半日！是诸菩萨不久当住不退转地，常为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共所护念。诸菩萨众若为诸佛所护念者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堕声闻、独觉等地，于诸恶趣决定不生，常生天、人，不离诸佛。若诸菩萨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忆念思惟诸佛功德，经弹指顷，尚获无边功德胜利，况经一日若过一日，勇猛精进修行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忆念思惟诸佛功德！如香象等诸菩萨众，不动佛所常修梵行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时，薄伽梵说是经已，无量菩萨摩诃萨众，慈氏菩萨而为上首，具寿善现、舍利子等诸大声闻，并诸天、龙、健达缚等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信受奉行。

大般若经第六会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

源夫控归涂以弭纶，践要极而端务，莫若警十度于一施，披六蔽于三檀。矧般若之大猷，固总领而高视，诚庶心之扃牖，积行之枢轴，故能范围真际，充塞尘区；泛之则无缘，绥之则无动，大悲抗其首，大舍维其末，恬五痛之苦修，倏三祇之遥序。愿无近远，遇物成资，善靡鸿纤，触涂必衍，凭无象而永日，辍有轮于长夜，穷幽尽妙，其般若之致乎？

粤有天王，是为最胜，捐乐宫而下拜，泛嘉名而上表，念兹在兹，爰究爰度。然以位悬道隔，非目击之能存，所以轨众谐辰，寄言提而取悟，即旧胜天王般若，今译成八卷一十七品。其发明弘旨，敞拔幽关，固已法宝骈映，义林交积，自性三种，郁无性以阡眠，果德万区，殷不德而辉焕。凡鼓箧之士，犹希取质，况乘杯之客，如何勿思！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六 第六分缘起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顶，与大苾蒭众四万二千人俱，皆阿罗汉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得真自在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如调慧马亦如大龙，已作所作，已办所办，弃诸重担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正知解脱，到心自在第一究竟，除阿难陀独居学地得预流果，所谓具寿解憍陈那、大迦葉波、笈防钵底、褐丽筏多、大采菽氏、大迦多衍那、毕蔺陀筏蹉、舍利子、满慈子、薄矩罗、邬波离、罗怙罗、无灭、善现而为上首。

复有七万二千菩萨摩诃萨皆已通达甚深法性，调顺易化妙行平等，得无礙辩陀罗尼门，一切有情真净善友，能转不退微妙法轮，哀愍世间护持法藏，已曾供养无量如来，绍隆三宝能使不绝，通达诸佛甚深境界，一生所系法王真子，常能绍佛转正法轮，虽处世间而无所染，具如是等无量功德，从此佛国或从他方，为听法故来诣佛所，所谓宝相菩萨、宝手菩萨、宝印菩萨、宝髻菩萨、宝冠菩萨、宝峰菩萨、宝海菩萨、宝焰菩萨、宝幢菩萨、宝藏菩萨、金藏菩萨、净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定藏菩萨、智藏菩萨、日藏菩萨、月藏菩萨、如来藏菩萨、莲华藏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解脱月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普音菩萨、普戒菩萨、普行菩萨、普眼菩萨、广眼菩萨、莲华眼菩萨、智慧菩萨、上慧菩萨、胜慧菩萨、莲华慧菩萨、金刚慧菩萨、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智光菩萨、智德菩萨、贤德菩萨、华德菩萨、日观菩萨、月观菩萨、无染菩萨、妙音菩萨、大音王菩萨、师子吼菩萨、师子游戏菩萨，贤首菩萨等十六贤菩萨，慈氏菩萨等贤劫诸菩萨，观自在菩萨

、妙吉祥菩萨而为上首。

复有无量四大王众天，四大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三十三天，帝释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夜摩天，苏夜摩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睹史多天，珊睹史多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乐变化天，善化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他化自在天，自在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梵众等天，大梵天王而为上首。复有无量净居天，大自在天而为上首。如是天王将诸眷属，为听法故来诣佛所。

复有无量阿素洛王，所谓具力阿素洛王、坚蕴阿素洛王、杂威阿素洛王、暴执阿素洛王而为上首，各领无量百千眷属，为听法故来诣佛所。

复有无量大力龙王，所谓无热龙王、猛意龙王、海住龙王、工巧龙王而为上首，各领无量百千眷属，为听法故来诣佛所。

复有无量药叉大神、人非人等并诸眷属，为听法故来诣佛所。

时，鹫峰山纵广四十踰缮那量大众充满，地及虚空靡有间隙。

尔时，世尊处师子座，无量大众前后围绕，供养尊重、恭敬赞叹，一心合掌瞻仰尊颜。于是如来现神通力，从面门出种种色光，普照十方无边世界，现希有事还至佛所，右绕三匝归于面门。

是时，东方去此佛土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庄严，佛号普光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、明行圆满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丈夫、调御士、天人师、佛、薄伽梵。时，现在彼安隐住持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宣说一乘相应正法。彼佛世界，尚不闻有二乘之名，况有精勤修其法者？彼诸菩萨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彼诸有情不假段食，但资解脱、静虑、等至。彼界不待日月等光，唯佛身光昼夜常照。其土无有毒刺、砾石、溪谷、山陵，地平如掌。

彼有菩萨名曰离障，既见此光心怀犹豫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前诣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而有此瑞？”

时，普光佛告离障言：“西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堪忍，佛号释迦牟尼，如来十号具足，现为菩萨摩诃萨众，说大般若波罗蜜多，由彼因缘故现斯瑞。”

离障菩萨闻已白言：“我今请往堪忍世界，观礼供养释迦如来听受正法，惟愿听许！”

时，普光佛告离障言：“今正是时，汝宜速往。”

离障蒙许欢喜踊跃，即与无量菩萨众，俱来至鹫峰山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退坐一面。

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清净华，佛号日光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曰日藏。

西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宝华，佛号功德光明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功德藏。

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清净，佛号自在王，彼有菩萨名曰广闻。

东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火焰，佛号甘露王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不退转。

西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清净功德，佛号智炬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曰大慧。

西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悦意，佛号妙音王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功德聚。

东北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慧庄严，佛号智上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曰常喜。

上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曰不动，佛号金刚相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曰宝幢。

下方去此过十殑伽沙数世界，有佛世界名月光明，佛号金刚宝庄严王，十号具足，彼有菩萨名曰宝信。

——如是一切皆如东方。

第六分通达品第二

时，有天王名曰最胜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“世尊，我有少疑今欲问佛，若蒙开许乃敢陈请。”

于是佛告最胜天言：“天王，如来、应、正等觉随所疑问当为决之。”

时，最胜天既蒙佛许踊跃欢喜，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一法，能通达一切法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如是深义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如汝所疑当为开释。”

最胜天曰：“唯然！愿闻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最胜曰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一法，能通达一切法者，所谓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通达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方便善巧、妙愿、力、智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布施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妙法施波罗蜜多。谓以净心无所希愿，为他说法不求名利但为灭苦，不见我能为彼说法，不见彼听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无畏施波罗蜜多。谓观有情犹如父母、兄弟、亲戚，令一切众咸亲附我。何以故？无始时来流转六趣皆为亲戚，若诸有情在怖畏难，尚以身命而救拔之，况应于彼而加恼害？不见我能施彼无畏，不见彼受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资生施波罗蜜多。谓随有情所须资具种种布施，令其受行十善业道，不见我能施彼资具，不见彼受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亡报施波罗蜜多。谓行施时不望果报，菩萨法尔自应布施，不见我能行亡报施，不见施报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大悲施波罗蜜多。谓见有情贫穷老病无救济者，起大悲心而发誓愿：‘我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为诸有情作归依处，为有情故，以少善根回向菩提，亦不分别我能救济、受救济者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恭敬施波罗蜜多。谓随有情所须之物，寻自敬奉不令疲倦，不见我能行恭敬施，不见彼受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尊重施波罗蜜多。谓于有情起师僧想或父母想尊重心施，若无财物惠以善言，不见我能行尊重施，不见彼受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供养施波罗蜜多。谓见制多、若僧住处，则应扫洒，以诸华香及灯明等而为供养，若见尊像正法毁缺，即应精勤修治供养，若见僧众，应以饮食、卧具、医药而供养之，不见我能行供养施，不见彼受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无依施波罗蜜多。谓行施时不作是念：‘愿以此施得生天、人，作天、人王富贵受乐。’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取求，无所得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、能通达布施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净戒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佛于净教毗奈耶中，说别解脱相应戒经，菩萨应学，不见戒相及能受持，不著戒见亦不著我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唯受持净戒便得，要应遍学菩萨戒行，戒性清凉寂静不起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云何持戒能断烦恼？烦恼三种谓贪、嗔、痴，此又各三即上、中、下。断此烦恼应知对治：贪增上者，修不净观，具足观身三十六物；嗔增上者，修慈悲观；痴增上者，修缘起观。不见能观及所观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云何菩萨应正远离不正思惟？谓诸菩萨不起是心：“我行寂静，行离，行空，诸余沙门、婆罗门等皆处喧杂不乐空行。”见无二无别知自性离，即能远离不正思惟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虽知诸法离而深畏众罪，如佛所说应持净戒，修诸福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少罪中应怀大惧不与同止，‘以世尊说：譬如毒药多少俱害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常生怖畏信行相应，设空闲处独守无侣，有沙门等赍持金、银及吠琉璃、真珠等宝以寄菩萨，于中不起贪著取心，作是思惟：‘世尊常说：宁当自割身肉啖之，而于他财不与弗取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持戒坚固，若诸恶魔及魔眷属，以妙色形逼试菩萨，菩萨于彼心不动摇，作是思惟：‘世尊常说：色等诸法如梦、幻、化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净戒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虽勤持戒，而不希求人天王位，身离三过，语无四失，意免三愆，如是持戒，不见我持，不见戒相，无二、无别，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净戒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安忍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安忍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常学内忍，忧悲苦恼皆悉不随。亦学外忍，若他打骂、欺夺、陵辱终不生嗔。亦学法忍，如世尊说甚深实性无法、无我、无生、寂静，即是涅槃，闻如是说心不惊怖，作是思惟：‘不学是法，云何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类？’审谛思惟贪、嗔、痴毒，如是一一于何处起？何因缘生？何因缘灭？如实观察都不见有能生、所生、能灭、所灭，如是忍心相续不断，昼夜诸位常无间隙，于所忍境无拣择心，谓于国王、父母、师长我应修忍，余可加恶。菩萨行忍不为报恩、名利、仁义、怖畏、惭耻，菩萨法尔应行忍故，若他加害、挝打、骂辱、侵夺、欺陵，心不倾动。菩萨若处王臣等位，有贫贱人毁骂、耻辱，终不卒暴辄示威形，谓‘我居尊法应诃罚’，但作是念：‘我于往昔佛世尊所发弘誓愿：一切有情我皆济拔，令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今若起嗔便违本愿。’譬如良医发如是誓：‘世间盲瞎，我悉疗之。’若自失明，岂愈他疾？如是菩萨为除他暗，自起嗔恚安能救彼？不见我能忍及可忍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安忍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精进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精进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未灭令灭，未度令度，未脱令脱，未安令安，未觉令觉，菩萨如是行精进时，有诸恶魔为作留难，谓菩萨曰：‘汝善男子，莫修此行空受勤苦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曾修此行，未灭令灭，未度令度，未脱令脱，未安令安，未觉令觉，空受勤苦都无实利。我从昔来，多见菩萨修学此行并皆退转，汝可回心修二乘道，取二乘果而自灭度。’菩萨闻已即便觉知，告恶魔言：‘汝复道去，我心坚固犹若金刚，非汝谬言所能退坏，汝固留难长夜自苦。’魔闻此言便没不现。若余菩萨未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修前五种波罗蜜多经百千劫，菩萨如是行精进时，尚能超过，况二乘地！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佛法众恶皆离，虽行精进不速不迟，而能发起殊胜大愿：‘使我感身与如来等，顶上肉髻、眉间白毫，佛转法轮我亦如是。’譬如真金，众宝莹饰则为严净；菩萨精进亦复如是，离诸垢秽，谓离懒惰、懈怠、疲极，不自知觉、不正思惟，由此便能获胜清净福德智慧而共庄严，身不疲劳、心无厌怠，一切障道恶不善法皆使灭除，所有助道向涅槃法悉令增长，少恶不起，何况其多！假使十方殑伽沙界，满中大火如无间狱，此世界外但一有情应可度者，菩萨为彼尚从中过，况多有情！此诸菩萨不作是念：‘无上菩提不易可得，菩萨修行如救头然，要经百千那庾多劫，如斯重担实难荷负。’但作是思：‘过、现诸佛皆修此行证大菩

提，我亦如是正应修习，宁百千劫处地狱中，使诸有情皆得度脱，终不弃舍速趣涅槃。’菩萨如是行精进时，心不自高，于他不下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精进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静虑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静虑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于大乘中深种善根，生生世世多修妙行，亲近善友，不生贫贱、邪见等家，常生婆罗门、刹帝利大姓，正信三宝增长善法，因宿善根作如是念：‘有情长夜诸趣流转，苦轮不息皆由贪爱。’菩萨念已起厌离心，知从虚妄分别而有：‘世尊经中种种方便，说欲过患如槊、如羼、如刀、如蛇、如泡、如沫，臭秽不净转变无常，云何智人贪著此法？’即剃须发出家修道，未见为见，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闻说受持若世俗谛、若胜义谛，如实修行，如法观察，谓正见、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远离喧杂不徇名誉，亦复不求供养恭敬，身心精进常无懈息，思惟此心多行何境？为善、为恶、为无记耶？若行恶境速便止息，若行无记亦应舍之，若行善境即勤精进，策令增长殊胜善根。

“为欲对治恶不善法，引三十七妙菩提分。恶不善者谓贪、瞋、痴。贪复有三，谓上、中、下。上品贪者，闻欲境名举身踊跃，深心欢喜，不观欲过，厌离不生，非理追求，无有惭愧——无惭愧者，谓若独行，诸所经游恒思欲境，心心相续曾无暂舍，唯见妙好不知过患，父母师尊诃彼所欲，都无愧耻不觉起争，如是名为无惭愧者——此类命终当堕恶趣；中品贪者，离欲境时欲心不起；下品贪者，但共言笑欲情便歇。瞋亦有三：上品瞋者，愤恚若发心惛目乱，或造无间，或谤正法，或复造余诸重罪业过五无间多百千倍；中品瞋者，以瞋恚故，虽造诸恶寻即生悔；下品瞋者，心无嫌恨，但口诃毁即便追悔。痴亦三品，如理应知。

“虽作是观，而知诸法皆如幻、梦、响、像、光影、阳焰、变化及寻香城，虚妄、不实、颠倒故，见灭外境界内心寂静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静虑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般若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正智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色生，不见色集，不见色灭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自性皆空无有真实，但有虚假施设名字，而行般若波罗蜜多化诸有情，终不为说无业无果。虽知诸法皆如幻、梦、响、像、光影、阳焰、变化及寻香城虚妄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

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，而常宣说有业有果。菩萨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恶魔眷属不能得便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亲近善友，成助菩提离世间法，于诸如来甚深正法欢喜赞叹，诸天魔梵及余沙门、婆罗门等，除佛正智无能及者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般若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方便善巧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方便善巧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方便善巧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若见世间胜妙花果，常持供养诸佛、菩萨，日夜六时曾无暂废，以斯胜善回向菩提，见花果树亦复如是。若闻如来契经中说甚深法义，欢喜信受，爱乐诵持，转为他说，以斯妙善回向菩提。若见如来制多形像，即持种种香花供养，愿有情类离破戒香，得净戒香犹如诸佛；扫洒涂地，愿诸有情威仪齐整；花盖覆罩，愿诸有情皆离热恼；入僧住处，愿诸有情皆入圆寂；出僧住处，愿诸有情皆出魔境；见开僧门，便作是愿：‘以出世智为诸有情启未开门，皆令悟入。’若见关闭，愿为有情关闭三有或四恶趣；若得安坐，愿诸有情坐菩提座；若右胁卧，愿诸有情皆证圆寂；从坐卧起，愿诸有情离诸起惑；若时洗足，愿诸有情远离尘垢；若时礼佛右绕制多，愿诸有情皆当作佛，天人恭敬不以为喜。若有外道邪见难化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为彼师，彼慢所持必不肯信，且作同学或为弟子。’虽处彼众，戒行多闻胜诸外道，因以降伏尊事为师言必信受，毁其邪法说正涅槃，令入如来清净法教，精修梵行、静虑、等持，得胜神通广修妙善。见多欲者，化作女人第一端正令其爱著，倏忽之顷示现无常，色变、胖胀、烂坏、臭处，令深憎恶起厌离心，即复本形为菩萨像，因而为说甚深法要，令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修行大乘成无上果。见大乘者离善知识，虽勤精进学二乘道，而于其果不能证得，失于大乘无上法利；观彼根性为说大乘，令其回心入无上道，未发心者化令发心，若已发心劝令坚固。见持戒人犯少轻罪，不解陈悔，懈退愁忧，由此不能进修胜道；便为说法令速悔除，心离愁忧进修胜道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少欲喜足专求法利，为有情说供养如来，由此便成六到彼岸：说法供养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；行不违言，是为净戒波罗蜜多；诸天魔等不能坏乱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；心心相续不觉劳倦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；专心一念不缘异境，是为静虑波罗蜜多；说法供养离我、我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方便善巧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妙愿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妙愿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诸有所愿不为世间所

受快乐，亦不为己求出三界修二乘道证涅槃乐，但作是愿：‘一切有情皆入无余般涅槃界，我身最后乃成正觉。未发心者化令发心，若已发心令修大行，已修大行令得菩提，已得菩提劝请说法，展转乃至般涅槃后，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置设利罗而兴供养，令无量众获福无边。’复发愿言：‘诸有世界佛成正觉，悉无天魔及诸外道而为扰乱；愿由自智发无上心，不假外缘虽发而退；又当愿我常处世间，成熟有情令获利乐；愿新发意诸菩萨等，若闻如来说甚深法，如实悟入心无惊怖；愿诸有情得大智慧，皆善通达无边佛道、无边佛境、无边大悲，饶益无边诸有情类。’是诸菩萨多愿自身恒处秽国不生净土。何以故？如有病者乃假医药，若无其疾医药无用。菩萨如是发妙愿时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妙愿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力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力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能伏天魔、摧诸外道，具足福德智慧力故，一切佛法无不修行，一切佛境无不证见。以神通力，用一毛端举赡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方无量殑伽沙等世界，还置本处而无所损；或以神力，于虚空中取种种宝施有情类；能于十方无边世界，诸佛说法无不闻持。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力波罗蜜多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智波罗蜜多？天王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行智波罗蜜多。谓诸菩萨观察五蕴生非实生，灭非实灭，思惟五蕴皆毕竟空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。愚夫颠倒虚妄执著，不如实知诸蕴非我，蕴中无我，不如实知我非诸蕴，我中无蕴，由斯诸趣生死轮回，如旋火轮愚夫妄执。然一切法自性本空、无生、无灭，缘合谓生，缘离谓灭，实无生灭，性非无故不可说生，性非有故不可说灭。是诸菩萨于一切境无有一法不通达者，修行此智波罗蜜多，二乘外道不能掩蔽，以智观察，从初发心乃至涅槃皆悉明了，能以一法知一切境，达一切境不离一法。所以者何？真如一故。是诸菩萨修此智时，不见能修及所修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通达智波罗蜜多，是名菩萨修学一法，能通达一切法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七 第六分显相品第三

尔时，最胜复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白言：“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？”

于是世尊告最胜曰：“天王当知，如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等相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”

是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等相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普遍广大难可度量是为地相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普遍广大难测量故。天王当知，一切药草依地生长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普能生长一切善法。天王当知，譬如大地，增之不喜，减之不忧，离我、我所，无二相故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赞叹不增，毁訾不减，离我、我所，无二相故。又如大地，世间往来举足、下足无不依之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求善趣、若向涅槃无不依止。又如大地，出种种宝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出生世间种种功德。又如大地，虫、蚁、蚊、虻种种苦事不能倾动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离我、我所都无分别不可倾动。又如大地，若闻师子、龙、象等声终无惊怖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一切天魔及外道等不能恐惧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我，不见有法，自性空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譬如水大，从高赴下，水族所归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从真法界流趣世间，一切善法之所依止。又如水大，能润草木生于花果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润诸等持生助道法，成一切智得佛法果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又如水大，渍草木根，能使倾拔随流而去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灭一切见、趣、烦恼、习气根本永不复生。又如水大，性本清洁无垢无浊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体无烦恼故名清洁，能离诸惑故名无垢，一相非异故名无浊。如人夏热，遇水清凉；热恼有情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必获清凉离诸热恼。如人患渴，得水乃止；求出世法，得深般若波罗蜜多思愿便止。又如泉池甚深难入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诸佛境界甚深难入。又如世间坑坎之处水皆平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于诸独觉、声闻、异生皆悉平等。又如净水洗除垢秽令得清净，如是菩萨通达般若波罗蜜多离诸烦恼即得清净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清净，离诸惑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譬如火大，虽烧一切树木药草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烧物。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能永灭一切烦恼及诸习气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永灭。’又如火大，悉能成熟一切物类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皆能成熟一切佛法。又如火大，悉能枯竭诸湿物类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皆能枯竭诸漏暴流令永不起。又如火聚

在雪山顶，虽能远照一踰缮那，乃至能照十踰缮那，而无是念：‘我能照远。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照声闻、独觉、菩萨，而亦不念：‘我能照彼。’又如禽兽，夜见火光恐怖远避；薄福异生、声闻、独觉，若闻般若波罗蜜多恐惧舍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名尚难，况能修学？如夜远涉迷失正路，若见火光生大欢喜，知有聚落疾往趣之，至便安隐永无怖畏；生死旷夜有福德人，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生大欢喜受持读诵，永离烦恼心得安乐。如世间火，贵贱皆同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圣者、异生平等皆有。如婆罗门及刹帝利咸供养火，诸佛、菩萨咸皆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又如小火，能烧三千大千世界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闻一句则能焚烧无量烦恼。

“天王当知，譬如风大，能令一切物类增长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令一切世、出世间善法增长。又如风大，若增盛时，普能摧灭一切物类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若修增盛，遍能摧灭生死烦恼。又如风大，能令熨热皆得清凉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令烦恼熨热有情证得清凉涅槃常乐。又如风大，飘扬不停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于一切法都无所住。

“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垢、无著、寂静、无量、无边智慧，平等通达诸法实性，如太虚空性无所住，离境界相，超寻伺等，心及心所都无分别、无生、无灭，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利乐有情世间希有，犹如日月一切受用。谓如凉月，能除热恼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能除一切烦恼热毒。又如明月，世间乐见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一切圣贤之所乐见。又如白月，日日增长；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渐渐增长。又如黑月，日日减尽；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烦恼、随眠渐渐减尽。又如满月，诸婆罗门、刹帝利等咸所赞叹；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天、人、阿素洛等皆所赞叹。又如月行遍四洲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于色、心等无处不遍。又如净月，常自庄严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性本清净恒自庄严。何以故？本性离染、无生、无灭、遍一切法，自性离故。譬如盛日，虽破众暗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破彼。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破无始一切随眠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破彼。’又如烈日，虽开莲华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开彼。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开菩萨摩诃萨心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开彼。’又如丽日，虽照十方，而不念言：‘我能遍照。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虽照无边而无照相。如见东方赤明相现，则知不久日轮当出；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是人去佛不远。如赡部洲诸善士女，若见日出生大忻庆；若时世间有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出现，一切圣贤皆大欢喜。又如日出，月及星光皆悉

不现；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外道二乘所有功德皆悉不现。又如日出，方见坑坎高下之处；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间乃知邪正之道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相平等，无生无灭，性远离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多修空行无所住著，修习明道灭除暗障，远离恶友亲近诸佛，心心相续念佛无断，通达平等随顺法界。虽神通游戏遍十方国，而身住本土都不动摇，观诸佛法犹如现见。虽在世间世法不染，犹淤泥处所出莲花。如是菩萨虽处生死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巧便力故而不染著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生、无灭、自相平等、不见、不著，性远离故。又如莲华，不停水滴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少恶亦不暂住。又如莲花，随所在处香气酚馥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在人间或居天上，城邑、聚落悉具戒香。又如莲华，禀性清洁，婆罗门等咸所宝爱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、菩萨、诸佛咸所爱敬。又如莲花，初欲开发能悦众心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含笑先言，远离颦蹙，令众欢喜。又如莲花，梦中见者亦是吉相；诸人天等乃至梦中闻见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是吉祥，况真闻见！又如莲花，初始生位，人非人等咸所爱护；如是菩萨始学般若波罗蜜多，诸佛、菩萨、释梵天等共所卫护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兴如是心：‘我当如理通达一切波罗蜜多，教化有情圆满佛法；菩提树下坐金刚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具十二种微妙行相，世间沙门、婆罗门等，天、魔、释、梵所不能转；化度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，从生死海平等济拔；安置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归依者为作归依，无救护者为作救护，欲见佛者令得见佛；作师子吼游戏神通，叹佛功德令众渴仰；其心清净终不动摇，意无谄曲远离邪念，所谓不念二乘之法；尽诸随眠，无复烦恼；身无伪行，离邪威仪；口无诡言，如实而说；受恩常感，轻恩重报；心不怀憾，口恒软语。’如是修习清净之心，不见能行及所行法，无二、无别、自性离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解如来三种清净。谓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契经中说如来身净，所谓法身、最寂静身、无等等身、无量身、不共身、金刚身，于此决定心无疑惑。’是名信解如来身净。复次思惟：‘契经中说如来语净，如为异生受记作佛，亦为菩萨受作佛记，信如是语理不相违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永离一切过失，尽诸随眠，无复烦恼，寂静清净；若天、魔、梵及诸沙门、婆罗门等，能得如来语业失者，无有是处。’是名信解如来语净。复次思惟：‘契经中说如来意净，诸佛世尊心所思法，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天、人及余有情无能知者。何以故？如来之心甚深难入，离诸寻伺非思量境，无量无边同虚空界，如是信知心不疑惑。’是名信解如来意净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如佛所说诸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荷负重担，坚固无退、不怖、不疲，次第修行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方便善巧、妙愿、力、智波罗蜜多，成就佛法，无障、无礙、无边、无等、不共之法；所言决定，其性勇猛，成就如来广大事业。’是诸菩萨于彼事中，无惑、无疑、深心信受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如佛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究竟安坐妙菩提座，能得无礙清净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住、随念、漏尽智通，于一念顷，以平等智通达三世，如实观察一切世间：如是有情具身恶行、语恶行、意恶行，毁谤圣贤，由邪见造邪业，身坏命终当堕恶趣；如是有情具身妙行、语妙行、意妙行，称赞圣贤，由正见造正业，身坏命终当生善趣。如实观察有情界已，作是念言：我昔发愿行菩萨道，自觉、觉他此愿应满。’是诸菩萨于彼事中，无惑、无疑、如实信受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成佛之所名为觉处，能自觉故名为正觉，能觉有情名正遍觉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信知如来出兴于世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说一乘能深信受。何以故？诸佛所说真实不虚，种种余乘皆佛乘出，如赡部洲虽有种种城邑、聚落并属此洲，如是诸乘虽有种种名相差别皆属佛乘。此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诸佛世尊方便善巧，种种说法皆实不虚。何以故？诸佛说法随众根性，虽说三乘而实一道。’此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诸佛世尊凡所说法，音声深远真实不虚。何以故？释梵天等有少功德，尚复能出深远音声，何况如来无量亿劫积集功德声不深远？’此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如来说法不违众根，上、中、下品皆使成就，有情各谓独为我说，而佛本来无说无示。’此诸菩萨于如是事，无惑、无疑、深心信解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微细心，作如是念：‘世间常有大火炽然，谓贪、瞋、痴为火烟暗，云何当使一切有情，从此世间皆得出离？若能通达诸法平等，无染著心名为出离，如实知法如幻梦等，善观因缘而不分别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诸法无本而有业果，诸佛、菩萨凡所发言我应知意，既知意已即思量义，思量义已即见真实，见真实已济度有情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为众说法，谓说诸法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儒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，如是诸法空、无所有、非自在性，虚妄分别因缘合故无生似生。天王当知，若说诸法

无我、有情乃至见者，为称理说；若说诸法空、无所有乃至似生，亦称理说。天王当知，夫其说法随顺法相，是名称理；若诸所说不违法相与法相应，能入平等显现义理，名巧便说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礙辩，谓若无著辩、若无尽辩、若相续辩、若不断辩、不怯弱辩、不惊怖辩、不共余辩、无边际辩、一切天人所爱重辩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清净辩，谓不嘶喝辩、不迷乱辩、不怖畏辩、不憍慢辩、义具足辩、味具足辩、不拙涩辩、应时分辩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大众威德畏故，辩不嘶喝；坚住明了不怯智故，辩不迷乱；菩萨处众如师子王无恐惧故，辩不怖畏；离烦恼故，辩不憍慢；不说无义契法相故，辩义具足；善解书论知文字故，辩味具足；多劫积习巧便语故，辩不拙涩。如是说法善顺三时，谓热、雨、寒，说无差乱；亦顺三分，谓初、中、后，说不交杂，由斯故说辩应时分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得诸辩令众欢悦，谓随所化多为爱语，含笑先言远离颦蹙，发词有义能称如实，诸有所说不欺侮人，所言决定种种乐说，以柔软语令众欢悦，容色宽和使他亲附，随义而说闻者悟解，为利益故称法相说，平等为说心无偏党，离虚妄言作决定说，种种乐说随众根性，由此因缘令众欢悦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大威德。所以者何？非法器者不得闻故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是诸菩萨其心平等，云何不为非器者说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平等，不见是器，不见非器，不见能说，不见所说，有情虚妄见器、非器，见说、不说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生、无灭、无分别相，犹如虚空一切遍满；有情亦尔，无生、无灭；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亦复如是，无名字法假立名字，谓是有情，谓是般若，谓有能说，谓有所说，谓有听者及所听法，胜义谛中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都无差别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威德重故，虽常乐说，非器不闻。

“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非器诸有情说，不为外道恶见者说，不为懈慢不信者说，不为求法贸易者说，不为贪爱名利者说，不为嫉妒秘吝者说，不为生盲聋哑者说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悭吝不秘深法，于有情类非无慈悲，亦不弃舍诸有情类，然有情类宿植善根，得见如来及闻正法，如来于法本无说心，亦不作意为此、为彼，但障重者虽近如来而不见闻，菩萨亦尔。”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何等有情堪闻诸佛菩萨说法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若具正信根性纯熟堪为法器，于过去佛曾种善根，心无谄曲威仪齐整，不求名利亲近善友，利根聪明说文知义，为法精进不违圣旨，此等有情堪闻诸佛菩萨说法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能作法师善巧说法，云何巧说？谓为饶益诸有情故，虽说佛法，而说佛法竟不可得；虽说一切波罗蜜多，而说一切波罗蜜多竟不可得；虽说菩提，而说菩提竟不可得；虽说断烦恼，而说烦恼竟不可得；虽说证涅槃，而说涅槃竟不可得；虽说声闻四向、四果，而说声闻四向、四果竟不可得；虽说独觉若向、若果，而说独觉若向、若果竟不可得；虽说断我见，而说我见竟不可得；虽说有业果，而说业果竟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名字所得皆非实法，法非名字、非言境界，法不可思议，非心所量故。名字非法，法非名字，但以世俗虚妄假名而有所说，无名字法说为名字，名字是空，空无所有，无所有者非真胜义，非胜义者即是虚妄愚夫之法。天王当知，是名菩萨善巧说法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方便力得无礙辩，随众根性，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如实悟入。”

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一

尔时，最胜复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学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法界？”

于是佛告最胜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谛听！谛听！极善作意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最胜天言：“唯然！愿说！我等乐闻。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学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有妙慧故亲近善友，发勤精进离诸障惑，心得清净恭敬尊重，乐习空行远离诸见，修如实道通达法界。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有妙慧故亲近善友，欢喜敬事如真佛想，以亲近故离诸懈怠，灭除一切恶不善法生长善根，既灭烦恼远离障法，身、语、意业皆得清净，由清净故便生敬重，以敬重心修习空行，修空行故远离诸见，离诸见故修行正道，修正道故能见法界。”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为法界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法界即是不虚妄性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不虚妄性？”

“天王，即是不变异性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不变异性？”

“天王，即是诸法真如。”

“世尊，何谓诸法真如？”

“天王当知，真如深妙，但可智知非言能说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，过诸文字离语言境，一切语业不能行故；离诸戏论，绝诸分别；无此无彼，离相无相；远离寻伺，过寻伺境；无想无相，超过二境；远离愚夫，过愚夫境；超诸魔事，离诸障惑；非识所了，住无所住寂静圣智及无分别后得智境，无我、我所；求不可得，无取无舍；无染无著，清净离垢；最胜第一，性常不变，若佛出世、若不出世性相常住。天王当知，是为法界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证法界，多百千种难行苦行，令诸有情皆得通达。天王，是名实相般若波罗蜜多、真如、实际、无分别相、不思议界，亦名真空及一切智、一切相智、不二法界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能证、能得如是法界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出世般若波罗蜜多及后所得无分别智能证、能得。”

“世尊，证、得义有何异？”

“天王当知，出世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见故名为证，后智通达故名为得。”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如佛所说闻、思、修慧，岂不通达实相般若波罗蜜多，而复说有出世般若波罗蜜多及后所得无分别智能证、能得？”

佛言：“不尔。所以者何？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微妙，闻慧粗浅不能得见，是胜义故思不能量，出世法故修不能行。

“天王当知，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微妙，异生二乘所不能见。何以故？彼如生盲不见众色，婴儿七日不见日轮，尚不能见，况能证得？天王，譬如夏热，有人西行在于旷野，复有一人从西而至，问前人曰：‘我今热渴，知何处有清水、树荫，可见忧济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从此东行当有二路，一左二右宜从右路，渐次前行有清泉池及凉荫树。’天王，于意云何？彼热渴者虽闻如是泉及树名，思惟往趣即除热渴得清凉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彼至入池洗饮、息树，方离热渴乃得清凉。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如是，如是，闻、思、修慧不能通达实相般若波罗蜜多。天王当知，所言旷野即喻生死，人喻有情，热喻众惑，渴喻贪爱，东来人者喻诸菩萨，左路即喻非正直道，右路喻于一切智道，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生死正直之路；泉喻般若波罗蜜多，树喻大悲，诸菩萨摩诃萨行二法故，远离异生及二乘道。天王当知，甚

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无形相，而巧说故，令诸有情能证、能得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实知力、无所畏、不共法空，亦如实知诸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蕴空，亦如实知内空、外空及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义等空，虽知诸法无不皆空，而知空相亦不可得，不取空相，不起空见，不执空相，不依止空，菩萨如是不取著故于空不堕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诸相，谓都不见内外诸相，离戏论相，离分别相，离寻求相，离贪著相，离境界相，离攀缘相，离诸能知及所知相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若诸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观诸法无相，佛薄伽梵复云何观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诸佛境界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离境界故。一切有情思量佛境，心则狂乱不知此彼。何以故？同虚空性不可思量，求不可得离寻伺境。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尚不见有异生境等可得思量，况佛境界？亦不依止一切妙愿，虽行种种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于彼果都无所著，于诸功德乃至涅槃亦不依著。何以故？离我、我所，无二无别，自性离故。”

佛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法门时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，妙高山王、目真邻陀山、大目真邻陀山、金刚轮围山、大金刚轮围山、香山、宝山、黑山、大黑山皆悉振动。无量百千诸菩萨众，皆脱上服为佛敷座，其座高广如妙高山。无量百千释、梵、护世诸天王等，合掌恭敬散众妙花，谓妙音花、大妙音花，及吉祥花、大吉祥花、青黄赤白红紫莲花。

时，鹫峰山纵广四十踰缮那量，积花遍满至如来膝。无量天子住虚空中，奏诸天乐唱如是言：“再睹佛兴世，再闻转法轮。善哉！赡部洲一切有情类，勤修功德多种善根，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况复当来有能信者！当知如是一切有情，悉行诸佛如来境界。”

复有无量百千龙王，即以神力普兴大云，降澍香雨洒鹫峰山，遍及三千大千世界，诸听法者唯觉香润不见沾濡，无量龙女悉于佛前合掌赞叹。

复有无量健达缚神，以妙乐音而供养佛；诸药叉众，散诸妙花；阿素洛等，供养恭敬。

十方无量无边佛土无数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眉间毫相皆放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幽暗之处无不大明，遍鹫峰山其光赫奕；作斯事已各还本界，右绕三匝入佛顶中。

无量百千婆罗门众及刹帝利长者居士，各以种种涂香、末香、幢盖、幡花而供养佛。

尔时，会中七十二亿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，无量百千诸有情类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无量百千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绝语言离诸文字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说如是法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说如是法，为修习佛法，而诸佛法毕竟不可得；为成熟诸波罗蜜多，而诸波罗蜜多毕竟不可得；为清净佛菩提，而佛菩提毕竟不可得；为离灭涅槃，而离灭涅槃毕竟不可得；为四沙门果，而四沙门果毕竟不可得；为独觉菩提，而独觉菩提毕竟不可得；为断除我取，而我及取毕竟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分别一切法相，我能分别及所分别皆不可得，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不违生死，虽在生死不违般若波罗蜜多随顺法相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诸菩萨摩诃萨云何随顺甚深法相不违世俗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菩萨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远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远离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远离法而无取著，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不远离道。何以故？具大方便善巧力故。”

于是最胜复白佛言：“何谓菩萨方便善巧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谓四无量，诸菩萨摩诃萨具大慈、悲、喜、舍心故，常能利乐所化有情，是为菩萨方便善巧。”

“世尊，云何此四名大？”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具无边慈、无分别慈、诸法性慈、不休息慈、无恼害慈、广饶益慈、平等性慈、遍利乐慈、出世间慈，如是等类名为大慈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具种种苦无归依处，为欲济拔发菩提心勤求正法；既自得已为有情说，诸悭贪者教行布施，无戒、破戒教受持戒，性暴恶者教行忍辱，懒惰懈怠教行精进，散乱心者教行静虑，诸愚痴者教学妙慧，为度有情虽遭种种极苦难事，终不舍离大菩提心，如是等类名为大悲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三界炽火，我已出离，故生欢喜；久相缠系生死之绳，我已断截，故生欢喜；于生死海寻伺取相，我已永出

，故生欢喜；无始所竖憍慢之幢，我已摧折，故生欢喜；以金刚智破烦恼山，令永散灭，故生欢喜；我自安隐，复安隐他，愚痴、黑暗、贪、瞋、慢等烦恼系缚，久寐世间今始得觉，故生欢喜；我今已免一切恶趣，复能济拔恶趣有情令得出离，故生欢喜；有情久于生死迷乱不知出道，我今济拔开示正路，皆令得至一切智城毕竟安乐，故生欢喜。’如是等类名为大喜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普于一切眼所见色，耳所闻声，鼻所嗅香，舌所尝味，身所觉触，意所了法，不著不离而起舍心，如是等类名为大舍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如是四大无量，由此名为方便善巧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八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二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度有情示现诸相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不可得，诸菩萨相亦不可得，但由方便善巧威力，为有情类示现入胎乃至涅槃种种化相。何以故？诸天计常谓无堕落，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为破彼执示现入胎，因令彼天起无常念：‘世间最胜、最高、无等，于欲不染尚有堕落，况余天众而得常耶？是故皆应勿复放逸，勤加精进系念修道，如见日轮尚有隐没，即知萤火不得久住。’复有诸天放逸著乐，不修正法恣情游戏，虽与菩萨同处天宫，不往礼拜不谘受法，各作是念：‘今且受乐，明诣菩萨当受法要。’共相谓言：‘我与菩萨常此同住，修行何晚？’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勤修精进如救头然，破放逸行示现堕落。如是示现有二因缘：一、令诸天离放逸故；二、令有情咸得见故。世间复有下劣有情，善根少故，不堪见佛成无上觉转妙法轮，菩萨为彼示现婴儿及作童子后宫游戏；菩萨若作余像说法，后宫女人则不信乐，是故示现婴儿、童子。有高行人常能离俗，菩萨为彼示现出家。复有天人作如是念：‘端坐受乐不得圣道。’菩萨为彼示现苦行；亦为降伏苦行外道，示现种种难行苦行。复有天人长夜发愿：‘菩萨行诣菩提座时，我等天人常献供养。’菩萨为彼诣菩提座。无量天人既供养已，一切获得菩提因缘。复有天人作如是念：‘恶魔外道障礙正法，愿得菩萨坐菩提座，降伏恶魔及诸外道，有正信者皆令见法。’是故菩萨成正觉已，三千世界遍虚空中，种种音声而赞叹曰：‘佛日出世，萤光隐没。’诸天人等咸作是言：‘愿我未来成无上觉，如今菩萨所证菩提。’为此有情坐菩提座。有天人等作如是言：‘愿见大师成一切智、一切相智、无师智、自然智。’是诸有情虽不求出离，而根性纯熟是深法器，为是有情示现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。复有天人乐闻圆寂，菩萨为彼示现涅槃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现如是种种化相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终不生于无暇之处。何以故？无福德人不闻般若波罗蜜多胜名字故。是诸菩萨又复常离一切恶业，终不毁犯佛所说戒，心无嫉妒，身语无失，已于过去无量佛所多种善根，具胜福德智慧方便，成就大愿心乐寂静，勤行精进离诸懈怠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无有恶业堕地狱趣，十善业道常现行故；是诸菩萨无有破戒堕傍生趣，常能护持所受戒故；是诸菩萨无有嫉妒，不堕饿鬼趣，不生邪见家，常值善友，远离恶友。何以故？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深种善根，是故生处富贵自在皆具正见。是诸菩萨随所受身，不缺诸根成佛法器。何以故？于过去世供养诸佛、听闻正法、礼敬大众，是故生处常具诸根，形相端严成佛法器。是诸菩萨不生边地，根钝愚痴，不知善恶，语言义趣非佛法器，不识沙门、婆罗门等。何以故？菩萨受生必在中国，利根智慧言辞辩了，善知语义是佛法器，善知沙门、婆罗门等。何以故？菩萨宿世具胜福德智慧力故。菩萨终不生长寿天，不能利他不见佛故；是诸菩萨多生欲界，示现出世利乐有情。何以故？具胜方便善巧力故。菩萨不生无佛世界，此处无佛、无说法者，不闻正法、不供养僧。所以者何？菩萨生处必具三宝，宿愿强故。是诸菩萨闻恶世界深生厌离，修行寂静心不懈怠，精进炽然以一切善灭诸恶法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如是等种种因缘，终不生于无暇之处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梦中尚不忘失大菩提心，况于觉时当有忘失？何以故？一切善法生于此心，即是无上正等觉心，若无此心则无有佛，无佛无法，无法无僧；由此心故得有三宝，及有人天修善受乐。是诸菩萨常离谄诈，质直柔和，其心清净，于诸佛法不生犹豫，欲听受者不秘深义，离诸嫉妒远三塗业，于初、中、后无变易相，行不违言护大乘法，见同学者深生恭敬，劝勤修习称赞大乘，于说法师常生佛想，亲近善友，远离恶友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成就如是菩提之心，依因此心得宿住智。何以故？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护持正法修清净戒，远离恶业障礙永无，心常欢喜、心勤修学，心不散乱、心智不失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由曾供养无量诸佛则重正法，由重法故广为他说，为护正法不惜身命，身、语、意业悉皆清净，业清净已得离障礙，离障礙故心常欢喜，心欢喜故则勤精进，心性正直念智圆满，由念智故知过去生一、十、百、千乃至无数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过去生处；既了宿世，亲近善友；由善友故，于诸佛所三事不失，谓闻、见、念。常乐听法、供养僧宝，于一切时曾无空过。佛、菩萨所常深恭敬、礼拜、供养，时无暂舍，行

住坐卧不离多闻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诸菩萨持净戒故，常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，常勤修习助菩提分，曾不远离三解脱门，于一切时修四无量，常闻无上一切智名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亲近善友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梦中不近恶友，况于觉时而亲近彼？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于破戒人、著邪见人、不律仪人、行邪命人、无义语人、住懒惰人、乐生死人、背菩提人、爱俗务人，虽常怜愍而不共住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如是法远离恶友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得如来十身差别。云何为十？一、平等身；二、清净身；三、无尽身；四、善修身；五、法性身；六、离寻伺身；七、不思议身；八、寂静身；九、虚空身；十、妙智身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何位能得如来十身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初地中得平等身。何以故？通达法性，离诸邪曲，见平等故。第二地中得清净身。何以故？离犯戒失，戒清净故。第三地中得无尽身。何以故？离欲贪瞋得胜定故。第四地中得善修身。何以故？常勤修习菩提分故。第五地中得法性身。何以故？观诸谛理证法性故。第六地中得离寻伺身。何以故？观缘起理离寻伺故。第七地中得不思议身。何以故？方便善巧智行满故。第八地中得寂静身。何以故？离诸烦恼戏论事故。第九地中得虚空身。何以故？身相无尽遍一切故。第十地中得妙智身。何以故？一切种智修圆满故。”

于是最胜复白佛言：“佛、菩萨身岂无差别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身无差别，功德有异。其义云何？谓佛、菩萨身无差别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同一性相。功德异者，谓如来身具诸功德，菩萨不尔。吾当为汝略说譬喻：譬如宝珠，若具庄饰、不具庄饰其珠无异；佛、菩萨身亦复如是，功德有异，法性无别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功德一切圆满，尽于十方遍有情界，清净离垢障礙永无；菩萨之身功德未满，有余障故。譬如月轮有满、未满，月性无异；二身亦然，如是诸身悉皆坚固，不可破坏犹若金刚。所以者何？三毒不破、世法不染，恶趣、人、天苦不能逼，悉皆远离生老病死，能伏外道、超魔境界，不趣独觉及声闻乘，以是因缘不可破坏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能将导世间，天、人、阿素洛等咸皆信用。譬如有人善为将导，若诸国王、若与王等长者居士咸信用之；此诸菩萨亦复

如是，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皆悉共许为善将导。如善将导，国王、大臣、婆罗门等咸共尊敬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天、龙、药叉、阿素洛等有学、无学之所供养。如险旷野行人疲倦，遇善将导能令安隐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以巧便力将导有情，令于生死安隐得出。如诸贫人，依富长者方出险难，一切外道及婆罗门，于生死中依此菩萨乃得出离。如大长者无量资财，为一切人之所受用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生死有情共所受用。如大长者欲过险难必假多伴，饮食资粮皆悉具足，尔乃能度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欲出世间生死险难，必以福慧摄诸有情，方度世间至一切智。如人远行多赍宝物，为得利故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从生死海趣一切智，要广修集福慧珍财，为速证得一切智故。如世间人求财无厌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乐求胜法曾无厌心。如将导者四事胜他：财富、位高、技能、言信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富诸功德处位尊高，于法自在所言无异。如人善导至于大城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将导有情至一切智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可行、不可行路，所谓邪正、曲直、安危，有水无水若有留难或出离道皆善通达。是诸菩萨知无倒路，凡所示导不违众根，为大乘人说无上道，不说独觉及声闻道；为独觉人说独觉道，不说菩萨及声闻道；为声闻人说声闻道，不说独觉及菩萨道；为著我者说无我道，为著法者说法空道，著二边者为说中道，为迷乱者说止观道令不迷乱，为戏论者说真如道令不戏论，著生死者说涅槃道令出世间，为迷塗者说正直道令远邪路。天王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邪正路，将导有情令得出离。”

第六分念住品第五

尔时，最胜复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知路、非路者心缘何住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正无乱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善修身、受、心、法念住，凡所游行城邑、聚落，闻说利养心不贪染，如佛世尊戒经中说，善自忆念离诸烦恼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身念住？谓此菩萨以如实智，远离一切与身相应恶不善法，观察此身，从足至顶唯有种种不净过失，无我、无乐、无常败坏，腥臊臭秽筋脉连持，如斯恶色谁当喜见？如是观已，身中贪欲、执身我见皆不复生，由此便能顺诸善法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受念住？谓此菩萨作是思惟：‘诸受皆苦，有情颠倒妄起乐想，异生愚痴谓苦为乐，圣者但说一切皆苦。为断灭苦应修精

进，亦当劝余勤修此法。’作是观已，恒住受念不随受行，修行断受亦令他学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心念住？谓此菩萨作是思惟：‘此心无常，愚谓常住，实苦谓乐，无我谓我，不净谓净。此心不住，速疾转易，随眠根本，诸恶趣门、烦恼因缘，坏灭善趣，是不可信贪、瞋、痴生。于一切法心为前导，若善知心悉解众法。种种世法皆由心造，心不自见种种过失，若善若恶皆由心起。心性速转如旋火轮，飘忽不停如风野马，如水暴起，如火能烧。’作如是观令念不动，令心随已不随心行，若能伏心则伏众法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法念住？谓此菩萨能如实知世间所有恶不善法，谓贪、瞋、痴及余烦恼，于诸烦恼应修对治，谓修贪欲、瞋恚、愚痴及余烦恼对治差别，如实知已即回起念，不行彼法亦令他离。

“天王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境起念？谓此菩萨若遇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境便作是念：‘云何于此不真实法而生贪爱？此乃异生愚痴所著，即是不善。如世尊说：“爱即生著，著即迷谬。’由此不知善法、恶法，以是因缘堕于恶趣。’菩萨如是自不漏失，不著境界，令他亦尔。”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念阿练若，谓此菩萨作是思惟：‘阿练若处是无诤人之所居止寂静住处，天、龙、药叉、他心智者悉能知我心、心所法，不应住此起邪思惟。’由此思惟即得舍离，于法正念勤修行之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城邑、聚落多诸喧杂，非出家人所可行处，则不应往，所谓酤酒、淫女、王宫、博奕、歌舞，如是等处皆远离之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利养名起正忆念，谓作是念：‘为生彼福应受此财，不由贪爱受已吝惜养育妻子，不言我有如是财物，而普周给一切贫穷，如是行者人所赞叹，终不计著我及我所。’复作是念：‘人皆称我惠施名闻，世间无常须臾磨灭，云何智人无常、无实、不恒、无主，随彼而行执我、我所？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念佛世尊所说禁戒，谓作是念：‘三世诸佛皆学此戒，成无上觉证大涅槃。’如是知已精勤修学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化有情及自修习，少欲喜足著粪扫衣，心常清洁信力坚固，宁失身命于戒不犯；心离憍慢游行城邑，虽服弊衣而不生耻；远离懈怠常修精进，所作未办终不中止；于粪扫衣不见过患，朽故弊坏终无轻鄙，但取其德；夫离欲者乃服此衣，如来所赞息慳贪著；亦不自赞我能服此，于他不服终无毁

言。如此行人诸天礼敬，佛所赞叹，菩萨护持，婆罗门等恭敬供养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修如是清净妙行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高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何用著此粪扫衣耶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诸大菩萨护世间故著粪扫衣。所以者何？世间若见著此衣服灭恶生善。

“天王，于意云何？菩萨高行何如世尊？”

最胜白言：“百千万亿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佛是法王具一切智，无有一法不能照故。”

“天王，于意云何？佛对一切天、龙、药叉、人非人等示现苦行，及常赞叹杜多功德，此何所为？”

最胜白言：“世尊，为欲教化可度诸有情类及初发心诸菩萨等，未断烦恼为说对治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天王，高行菩萨著粪扫衣亦复如是，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饶益有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世间故但畜三衣。何以故？心喜足故更不多求即是少欲，不求乞故无所聚积，不聚积故则无丧失，无丧失故则不忧苦，无忧苦故则离烦恼，离烦恼故则无所著，无所著故则为漏尽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欲饶益诸有情故，入诸城邑持钵乞食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大悲熏心，观诸有情多有穷苦，欲令富乐受彼供养；入城邑时威仪齐整，心正不乱善摄诸根，徐步而行前视六肘，不顾左右如法乞食，次第而往不越贫家，称量取食终不长受，于所得中更开一分，拟施贫乏供养福田。何以故？信施难消，为生福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一坐食而不移动。何以故？菩萨一坐妙菩提座，魔来娆乱亦不移动，于出世定慧智法空、实际、真如、如理圣道、一切种智皆不移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智法一坐得故。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但一坐食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示现乞食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常勤修学阿练若行，谓修梵行，于诸根中不起过失，乐多闻力，堪修正行，离我怖畏，不计著身，常行寂静。是诸菩萨于正法中常乐出家，持三轮戒善知法相，如来所说为少、壮、老三种人戒悉能了达；不缘

外境专念自心，诃毁世法赞叹出世，调伏诸根不取恶境；于阿练若居无难处，城邑乞食不远不近，有清泉水盥洗便易；丰花果林无恶禽兽，岩穴寂静空闲罕人，如是胜处而为居止；所曾闻法昼夜三时，勤加赞诵声离高下，心不缘外专念忆持；婆罗门等来至其处，顾命令坐欢喜慰问，观其根性为说正法，令得欢喜信受修行。如是具足方便善巧远离我心，以无我故于阿练若不生怖畏，离怖畏故乐行寂静。菩萨如是巧方便力，示现修行阿练若行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观诸行，作是思惟：‘一切饮食清净香洁，身火触之即成不净烂坏臭处。愚夫无智爱著此身及诸饮食，若依圣智如实观察，即生厌恶不起乐著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是思惟：‘多行瞋忿便起恶业，我今当离嗔心趣道，真实思惟非徒口说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念：‘若法有生即是因缘，因缘之法又从缘起，云何智者于此虚妄因缘生法而作罪愆？’菩萨身中有障善法即自除断，若不能断他障善法，心便生舍不起无明。

“云何名为障善之法？谓不恭敬佛、法、僧宝及清净戒，不敬同学，老少幼小自高凌彼；趣向五欲，背舍涅槃，而起我见或有情见乃至知者见、见者见；执空起断见，执有起常见；远离贤圣，亲近愚夫；舍持戒人，依破戒者；亲附恶友，远离善友；闻甚深法，便生毁谤；身恶律仪，语无善说，心具谄曲；烦恼所覆，贪著利养；五慢具生：一、姓贵慢，二、种族慢，三、见胜慢，四、国土慢，五、徒众慢；见恶便助，遇善而舍；赞美女人、童稚、外道，不乐修习阿练若行；不解节食，远离师长；虽复读诵，不知时节；见善不重，见恶不怖；如象无钩、马无辔勒，放逸不制喜生瞋忿；心无慈念，见苦不愍；遇疾不瞻，于死不怖；处大火聚，都不求出；应作不作，非作反作；不思而思，应思不思；非望而求，不出谓出；非路谓路，未得谓得；乐习重恶，远离大善；毁訾大乘及大乘人，赞叹小道及学小者；多乐斗乱，好粗恶言；心无慈悲，令他怖畏；出言粗鄙，理无一实；乐著戏论，而不能舍。如是等事名障善法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习空行灭戏论法，作是思惟：‘所观境界皆悉空无，能观之心亦复非有，无能、所观二种差别，诸法一相，所谓无相。’如是思惟遣内外相，不见身心亦不见法，次第相续修学止观：观谓如实见法，止谓一心不乱。菩萨如是修观行已即得净戒，戒清净故行亦清净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行清净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护持如来无上法藏听受正法，为护法故，不为利养；为三宝种不断绝故，不为恭敬；为欲守护大乘行故，不为名誉；无归依者令得归依，无救济者令得救济，无安乐者令得安乐，无慧眼者令得慧眼；修小乘者示声闻道，学中乘者示独觉道，行大乘者示无上道，如是听法为无上智，终不为得下劣之乘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种种毗奈耶法，谓毗奈耶、毗奈耶行、毗奈耶甚深、毗奈耶微细、净与不净、有失无失、别解脱本、声闻毗奈耶、菩萨毗奈耶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如是等毗奈耶法皆悉善知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一切威仪戒行，善学声闻、独觉、菩萨所受持戒。既修戒行，若见威仪不称众意，则应舍离，非处不行；若有沙门威仪戒行具足清白，即亲近之；若婆罗门异学余行，则劝舍离修毗奈耶。修习如是戒行成满，心无巧伪嫉妒便灭，自行布施亦劝他行，赞叹布施令他修学，见他布施心生随喜，不作是念：‘施我非余。’但应思惟：‘诸有情类多有贫乏饥寒困苦，愿彼得财现世安乐，闻正法故后世安乐。我应今世精勤修道，愿与有情同得出离。’是名菩萨无嫉妒心，于诸有情皆得平等。若行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乃至一切相智，普为有情其心无二。何以故？所修之法与有情共念为境界令速得道，于生死火自既得出，亦愿有情同得出离。

“天王，譬如长者六子幼稚，并皆爱念无偏党心。长者在外其宅火起。于意云何？尔时，长者颇有是念‘于其六子先后救’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其父于子心平等故。”

“天王当知，菩萨亦尔。愚夫贪著处在六趣，生死火宅不知出离；是诸菩萨以平等心，种种方便诱化令出，皆悉安置圆寂界中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法亦等，为护正法供养如来，种种供具供养如来，如实修行供养如来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守护一切有情善法，随顺有情善能化导，行菩萨道行不违言，心无疲倦求无上觉。若能如是，乃得名为供养诸佛不以资财而为供养。何以故？法是佛身，若供养法即供养佛。诸佛世尊皆从如实修行而来，悉为利益安乐有情，护其善法随顺有情，若不尔者违本誓愿，懒惰懈怠不能成就菩提之心。何以故？菩萨所趣无上菩提与有情共，若无有情，云何能得无上菩提？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正法供养如来名真供养。如是供养拔除我慢，远离俗务剃落须发，于其父母、兄弟、亲戚不相关预犹如已死，形状衣

服并异于常，执持应器游入城邑。若至亲里旃荼罗家，亦摧我慢下意乞食，谓作是念：‘我命属他，由彼施食我命存济，以是因缘能除我慢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应取师友等意令生欢喜，昔未闻法为得闻故。若见他人瞋忿斗诤，即应忍辱下意避之。’菩萨如是拔除我慢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生坚正信。何以故？多诸功德，宿世所种善根力强；善因具足，正见成就；不信外缘、内心清净；不依余师，心行调直；远离谄诈，诸根聪利；具足般若波罗蜜多，离诸盖、障，其心清净；远离恶友，亲近善友；寻求善言不生懈怠，闻所说法知佛功德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唯愿大慈哀愍！为说如来功德大威神相！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，汝今谛听！善思！吾当为汝说佛功德威神少分。”

最胜白言：“唯然！愿说！我等乐闻。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如来具足无边大慈遍照有情、有情界摄，乃至十方尽虚空界亦皆遍照不可测量。如来大悲声闻、独觉及诸菩萨皆所无有。何以故？不共法故，十方世界无一有情如来大悲所不能照。如来说法究竟无尽，普为十方诸有情类，经无量劫种种因缘，说诸法要亦不可尽。若有情界种种言辞一切句义难问，如来一弹指顷，一一有情各为分别无能坏者。如来所得无礙静虑境界甚深无测量者，假使一切世界有情，皆得住于菩萨十地，多百千劫入胜等持，不能测量如来定境。如来之身量无边际。何以故？随所乐见，于一念顷能现无边异类身故。如来天眼最胜清净，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别，及余物类种种不同，如来皆见，如观掌中阿摩洛果，诸人天眼所不能及。如来天耳最胜清净，一切有情音声差别，及余物类所有音声，一念悉闻解了其义。如来复有净他心智，一切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思惟作业受果无边差别，佛四威仪于一念顷皆悉了知。何以故？佛常在定无散乱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佛无失念，心不散乱，根无异缘。何以故？离烦恼习，最为清净，寂静无垢；有烦恼者，失念散乱，根有异缘；如来世尊无漏离垢，得一切法自在平等，常在等持及等至故。如来但住一种威仪，游一等持乃至圆寂，诸人天等尚不能知，况复如来经无量劫，修习无量无边等持，而有人天能了知者？何以故？如来功德不可度量、不可思议、不可观故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我闻如来三无数劫修行成佛，云何今说无量劫修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其义不尔。何以故？菩萨所趣无上菩提，无量功德乃得成办，非不经于尔许劫数，而能证入法平等理，修至究竟乃称成佛。”

于是最胜白言：“世尊，善哉！善哉！快说法要，善能劝发一切有情种植善根，远离业障，欣乐佛果，修菩萨行。若有情类得闻如来功德威神，心生欢喜信受赞叹，当知不久成佛功德威神法器，况复有能受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、为他解说，彼所获福不可思议！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如是，如是，彼有情类如来护持，已种善根经多劫数，若于过去供养多佛，乃得闻佛功德威神。天王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心无疑惑，于七日中澡浴清净，著新净衣，花香供养，一心正念如前所说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尔时，如来慈悲护念，现身令见使愿满足。若有阙少花香等事，但一心念功德威神，将命终时必得见佛。”

尔时，最胜复白佛言：“颇有有情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不起信心而毁谤不？”

佛言：“亦有！谓有有情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威神法门，起不善心瞋忿毁谤，于说法师生恶友想，彼后舍命必堕地狱多劫受苦。若诸有情闻说如是如来功德及大威神，欢喜信受赞叹忆念，于说法师生善友想，彼后舍命定升人天，展转胜进乃至成佛。”

尔时，世尊出广长舌相自覆面轮，次覆头顶，次覆遍身，次覆师子座，次覆菩萨众，次覆声闻众，然后乃覆释、梵、护世、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还收舌相告大众言：“如来世尊有是舌相，岂当妄语？汝等大众于我所说皆应信受，长夜获安。”

说是法时，众中八万四千菩萨得无生忍，无量有情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无数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九 第六分法性品第六

尔时，最胜复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希有，世尊！善说诸佛微妙功德及大威神！诸佛如来因何得此微妙功德及大威神？惟愿世尊分别解说！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如来所行及所得果，甚深微妙不可思议。”

最胜白言：“佛行何法说为深妙不可思议？”

佛言：“如来法性因果甚深微妙不可思议，功德威神及所说法利乐他事亦复如是。”

最胜复言：“云何法性甚深微妙不可思议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如来法性在有情类蕴、界、处中，从无始来展转相续，烦恼不染本性清净，诸心、意、识不能缘起，余寻伺等不能分别，邪念思惟不能缘虑，远离邪念无明不生，是故不从十二缘起说名无相，非所作法、无生、无灭、无边、无尽、自相常住。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知法性清净如是，无染无著远离垢秽，从诸烦恼超然解脱。此性即名诸佛法本，福德智慧因之而起，本性明净不可思议。天王，我今当说譬喻，汝应谛听，善思念之！”

王言：“世尊，唯然！愿说！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譬如无价如意宝珠，装饰莹治皎洁可爱，体极圆净无有垢浊，堕在淤泥经时已久，有人拾得欢喜取之，勤加守护不令堕落；法性亦然，虽在烦恼不为所染，后复显现。天王，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净，客尘烦恼之所覆蔽不能悟入。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作是念：‘我当精勤为有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除其烦恼令得悟入。一切有情本性皆净，当起尊敬不应轻陵，应同大师如法供养。’此诸菩萨由作是念，便能生起般若大悲；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能证入不退转地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复作是念：‘此诸烦恼无力、无能、自体虚妄、违清净法。何以故？背一切智顺生死故。清净法性为诸法本，自性本无，虚妄烦恼皆从邪念颠倒而生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譬如四大依虚空立，虚空无依；烦恼亦尔，依于法性，法性无依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知不起违逆，以随顺故烦恼不生。是诸菩萨观察烦恼不生染著，谓作是念：‘若自染著，云何说法令他出离？’是故菩萨断灭著心，如实说教解有情缚。是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若生死中有一烦恼能益有情，我则摄受，然无是事，故应断灭。’是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如昔诸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断诸烦恼，我亦应尔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昔在因地，亦如是学成菩提故。’是诸菩萨由此二缘，方便善巧观知法性：如是法性无量无边，为诸烦恼之所隐覆，随生死流沉没六趣，长夜轮转随有情故名有情性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起厌离心除五境欲，灭诸分别修无上道，是时此性名为出离，超一切苦故名寂静，是究竟法世所乐求，一切种智常住微妙，因此法性能得自在受法王位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初、中、后位观察法性，一切平等本来寂静，不为诸法之所挂礙，犹如虚空不为色礙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知诸佛所说，一切妙行如量修行，法性功德不可具说，无有二相过一异境，平等一相寻伺不行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除二相：我相、法相。一切异生为执所缚，

不识、不见、不得法性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能通达如是法性在诸有情无二、无别。何以故？诸法真如无异相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依此法性修习善根，来入三有饶益有情，虽现无常而非真实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知真法性故，具足方便大悲愿力不舍有情；二乘异生既无如是大悲愿力，是故不见圆净法性，不能如实饶益有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是观真净法性，一切圣者如实悟入，无能修者、无所修法，无能行者、无所行法，无心、无心所，无业、无异熟，无苦、无乐。如是观者名得平等，无异远离随顺广大，无我、我所、无高、无下，真实无尽常住明净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圣法由此成熟，因是性故显现圣者，诸佛如来无边功德不共之法从此性生、由是性出，一切圣者戒、定、慧品从此性生，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从此性出。是性寂静过诸名相，性是真实远离颠倒，性不变异故称真如，是圣智境故名胜义，非有非无、非常非断、非生死非涅槃、非染非净、离一离异、无相无名。

“天王当知，此诸菩萨复作是念：‘法性离相，诸法离相无二无别。’何以故？诸法离相即法性离相，法性离相即有情离相，有情离相即法界离相，法界离相即诸法离相，如是离相求不可得。法性真如、有情真如无二无别，有情真如、法性真如无二无别，法性真如、诸法真如无二无别，诸法真如、诸佛真如无二无别，法性真如、三世真如不相违逆，过去真如、未来真如不相违逆，未来真如、现在真如不相违逆，现在真如、过去真如不相违逆，三世真如即蕴、界、处真如，蕴、界、处真如即染净真如，染净真如即生死、涅槃真如，生死、涅槃真如即一切法真如。

“天王当知，真如名为无异、无变、无生、无灭，自性真实，以无诤故说名真如；如实知见诸法不生，诸法虽生真如不动，真如虽生诸法而真如不生，是名法身。清净不变如虚空无等等，一切三界无有一法所能及者，遍有情身无与等者；清净离垢本来不染，自性明净、自性不生、自性不起，在心意识非心意识，性即是空、无相、无愿；遍虚空界诸有情处一切平等，无量、无边、不异、不别；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非地、水、火、风大，不离地、水、火、风大；无生，不离生；虽逆生死，不顺涅槃；眼不能见，耳不能闻，鼻不能嗅，舌不能尝，身不能觉，意不能知；不在心意识，不离心意识。

“天王当知，是名法性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能通达此法性故修行清净，能于三千大千世界诸赡部洲城邑聚落示现色身；所现身者非色非相而现色相，虽非六根所行境界，而化有情常无休息，为说此身无常、无我、是苦、非净，知诸有情有

寂静性故，为示现无量种身，方便善巧令彼受化，知一切身都无作者亦无受者如木石等，而为有情说清净行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法性即得自在，无有移动而起智业，游戏神通种种示现，安住自在而能示现种种威仪，自在能趣一切相智，皆悉通达一切法性。

“天王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自在是无尽相，遍一切处无色现色，自在遍观诸有情心见如实心性，自在忆念无边无数劫，相续不断自在变化，住解脱相自在漏尽，为有情故不证漏尽自在出世，是圣智境自在甚深，声闻、独觉不能测量，自在坚牢魔不能坏，坐菩提座成就佛法最为第一，自在随顺转妙法轮，自在调化一切有情，自在受位得法自在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通达甚深法性，得是自在，修是自在，即得一切静虑、解脱、等持、等至，不系三界。所以者何？远离一切虚妄分别、烦恼系缚、颠倒执相。若欲受生，于生自在，远离系缚；若欲现灭，于灭自在。随其生处，恒摄大乘成熟佛法，能于十方推求佛法竟不可得，知一切法同一佛法非常非断。何以故？推求此法不可得故，以如实理求不可得。此法不可说有说无，亦无名相过此境界，若离名相即是平等，若法平等即无执著，无可执著是法真实，若著真实即是虚妄，以不著故即非虚妄，无所滞著心即无礙，无礙即无障，无障即无诤，若法无诤即同虚空不系三界。若一切处无所系属，是法无色、无相、无形，若法无色、无相、无形，应知是法随彼境界而离能知亦离所知。何以故？是中无有少法可觉、少法能觉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平等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发起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都不见我，不见有情，乃至不见知者、见者，虽行布施而无所舍，虽持净戒而离戒相，虽修安忍而心无尽，虽修精进而离其相，虽修静虑而无所寂，虽修般若而无所缘，虽修念住而无所取，虽修正断而心平等，虽修神足而离戏论，虽修根、力而不分别有情诸根及离愆失，虽修觉支而无分别，虽修道支而无功用，虽修净信而无所著，自然智慧忆念诸法平等智心，修诸妙定无分别心，观察妙慧无止息心，修奢摩他无所见心，修毗钵舍那无所念心，修佛随念通达法界平等之心，修法随念无所住心，修僧随念本心清净，教化有情不起分别法界之心摄一切法，如虚空心严净佛土，无所得心得无生忍，无进退心得不退转，远离相心不见有相，三界平等心庄严菩提座，无所觉心知一切法，虽转法轮不见说、听，虽现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观法，不见能观，不见所观，即时能得游戏自在。何以故？自心清净能见一切有情净故。天王当知，譬如虚空遍满一

切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亦如是。”

说此法时，众中八万四千天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三万二千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八万四千有情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一万二千苾蒭诸漏永尽。

尔时，佛告最胜天言：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得清净深如大海，福德智慧不可测量，能现出世诸功德宝，有情用之乃至菩提无有竭尽，菩萨福德亦复不减。犹如大海多出众宝，菩萨智慧甚深难入，声闻、独觉无能涉者；亦如大海小兽不入，菩萨智慧广大无边。何以故？无著、无住、无色、无相。菩萨智慧从初至后次第转深，初菩提心，后一切智。菩萨法尔不与烦恼恶友共住，世间智慧若入菩萨智慧海中，一相、一味，所谓无相、趣一切智无分别味。菩萨智慧观一切法不见增减。何以故？通达平等深法性故。菩萨所有大慈悲力不违本愿，一切圣者之所依处，为诸有情永劫说法无有穷尽。天王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如是甚深法性。

“天王，菩萨善能通达世俗谛法，虽说诸色而非实有，推求此色终不取著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；虽说地界而非实有，推求地界终不取著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亦复如是；虽说眼处而非实有，推求眼处终不取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亦复如是；虽说色处而非实有，推求色处终不取著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亦复如是；虽复说我而非实有，推求此我终不取著，有情乃至知者见者亦复如是；虽说世间而非实有，推求世间终不取著；虽说世法而非实有，推求世法终不取著；虽说佛法而非实有，推求佛法终不取著；虽说菩提而非实有，推求菩提终不取著。

“天王当知，凡有言说，名世俗谛此非真实；若无世俗，即不可说有胜义谛。是诸菩萨通达世俗谛不违胜义谛，由通达故，知一切法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此无彼，远离语言文字戏论。

“天王当知，胜义谛者离言寂静，圣智境界无变坏法，若佛出世、若不出世性相常住，是名菩萨通达胜义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若一切法无生无灭，自性空离，云何有佛出现世间及转法轮？云何菩萨于无生法而见有生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诸法无灭是故无生。何以故？性不变故，但由世俗见有生灭，皆是虚妄非真实有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见因缘法，知世俗谛空无所有，不见坚实，非有似有，如幻、如梦、如响、如像、如光影、如阳焰、如变化事、如寻香城，摇动不安从因缘起。是诸菩萨以妙般若观诸法空，广说乃至从因缘起，作是思惟：‘此等诸法今见有生、有住、有灭，何因缘生？何因缘灭？’既思惟已，即如

实知无明因缘故生诸行，依行生识，广说乃至由有故生，生即有老，老故有死及愁叹苦忧恼。是故修行为断无明，无明若断余十一支展转随灭，如身若断命等随灭。

“天王当知，邪见外道为求解脱，但欲断死不知断生，若法不生即无有灭。譬如有人块掷师子，师子逐人而块自息；菩萨亦尔，但断其生而死自灭。犬唯逐块不知逐人，块终不息；外道亦尔，不知断生终不离死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善知因缘诸法生灭。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缘生法空无所有，不起我慢；生富贵家，不起豪富、尊贵二慢；生贫贱家，自知宿业不甚清净得果下劣，心起厌离便求出家，作如是念：‘如我此身杂业所得，更修净业令自清净，使他亦尔。’自既求度亦复度他，自求出离亦解他缚，以是因缘，便起精进远离懈怠，障道恶法皆应断除，助道善法皆应增长，勤修精进作是思惟：‘我负重担，应当自灭一切烦恼，度脱有情不应懈怠。’

“是诸菩萨亲近师长，多闻、少闻、有智、无智、持戒、破戒俱生佛想恭敬同学，思惟：‘我今依师学习，修善未满应令满足，烦恼未尽应断令尽，守护善法舍离不善，具一切智怜愍世间，大悲福田烦恼寂静。天人师者是我大师，善得胜利，一切天人皆事法主以为大师。’是诸菩萨作是思惟：‘佛说净戒，设为身命亦不毁犯。如世尊说，随顺佛教，即供养佛、婆罗门等。’种种饮食信心施与，如法受用，不令彼人空无果报，食者、施者俱得利益。婆罗门等以沙门名，而于菩萨作福田想。菩萨应当如理如量修行正法，即令显现沙门功德、福田功德。菩萨如是自行化他未尝休废。

“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修行则能随顺一切世间，见瞋忿者生下劣心，见憍慢者起无我想，见邪曲者起正直想，见诳语者起如实言，于恶言者常说爱语，见刚强者示现柔和，见躁毒者则生慈忍，见邪法者则生大慈，见苦恼者则生大悲，见悭嫉者则行布施。此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随顺世间智故生净佛土。何以故？持戒无缺，离诸杂秽，修平等心，于有情所具大善根，不著名利，有清净信无所希望，勤行精进不生懈怠，修诸静虑离散乱法，以微妙慧而习多闻，诸根无缺具足利智，常修大慈远离瞋恼，以是因缘生净佛土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如佛所说修戒等法生净佛土，为要备修，为随修一生净佛土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若有菩萨于前所说种种法中，净修一行即备众法，如是一行亦生净土。何以故？一一行中具众行故。

“是诸菩萨生净佛土不为胎污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造作佛像修营僧园，佛制多前香泥涂地烧香供养，或布妙花，或以香汤灌洗佛像，于僧园内扫洒泥涂，父母师僧慈心供侍，同学善友及诸沙门以平等心恭敬供养，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令诸有情皆得清净，菩萨如是即得离欲。何以故？心无取著不染朋党，背诸境界远离爱缘，于妙欲境心不爱染，佛所说戒如实修行，于四供养少欲喜足，趣得支身心常怖畏，恒乐寂静远离之法。

“如是菩萨不著俗事，即得净命，无伪威仪欺诈语意，谓施主前终不伪现，安庠徐步视前六肘，不顾左右邪命威仪，无施主时即便纵诞；又对施主不为利养，出顺彼意细语美言，无施主时语便粗鄙；见他行施，心实起贪而言不须，不得便恼；语现少欲，心多贪利。

“是诸菩萨无如是等求利之相，若见施主终不发言：‘三衣弊坏，什物阙少，或须医药。’又对施主终不发言：‘某甲施主施我此物，彼人谓我持戒、多闻、大悲心净。’虽尔赞叹我无此德，唯勤修善报施主恩。

“是诸菩萨不对白衣自赞毁他而求名利，见施余人不生瞋恼，终不谄曲而以取财，不诈亲善害他取物，不希他辱戏弄取财。施主拟施若所赞人、或说法者、或复大众，或未别拟，或施未决，菩萨终不入中取分。若受施财终不执著：‘此是我物，此是我有。’寻当回施诸余沙门或婆罗门、师僧、父母及余贫乏平等受用。若财物尽不以为忧，少日不得心无苦恼。

“是诸菩萨若受他施、若回施他二俱清净，行清净故心不疲劳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为利有情久处生死而不厌患，若有魔事众苦逼切，心无退转；若人欲行二乘之道，即为说法不惮劬劳，菩萨自修菩提分法终无厌倦。

“此诸菩萨如是精进，则能随顺佛正教行。何以故？此诸菩萨远离放逸，心常谨慎，善自摄身不造诸恶，语、意亦尔。虽处现在恒俱未来，断诸恶法令永不起，言必附理，常说法教非法不言，弃杂秽业修纯净行，不毁佛教，远离烦恼不净之法，是则护持如来正教，诸恶不善皆断离之。

“此诸菩萨如是随顺清净佛教，若见有情舒颜含笑远离颦蹙。所以者何？心离秽浊诸根清净，离瞋恚垢内无恨结。菩萨如是，即得多闻观察生死，能如实知贪、瞋、痴火烧然迷乱，亦如实觉有为无常，一切行苦，诸法无我，世间有情耽著戏论，又如实觉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最为寂静，闻他说法，即能思义传以授人，发大慈悲起坚固念。若不闻法即无思修，是故闻慧如众字本，一切智慧因之而生。

“既得多闻则护正法。若未来世正法灭时，有诸有情乐勤修行，不值法炬，无人为说甚深法要，菩萨尔时即为宣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修戒、定、慧，因而赞曰：‘汝善男子，能于如是正法灭时，发菩提心求无上觉，为欲利乐一切有情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，三世诸佛之所行处，汝若勤修大觉非远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大菩提不相离故。如人种谷其苗已秀，当知是人获果不久；菩萨亦尔，求大菩提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去佛决定非远。善男子等，若有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更依余经求无上觉，若能证得，必无是处。譬如王子舍其父王，更就余人求为太子，决不可得；菩萨亦尔，求一切智必因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依余经定不能得。譬如犊子若欲须乳必依其母，若就余牛则不可得；菩萨亦尔，求大菩提要依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依余法必不能证。’

“天王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为法王子，相好严身诸根无缺，行佛行处，觉佛所觉，救护一切苦恼有情，善能通达佛所说教，常修梵行远离染浊，守护诸佛一切智城，是诸菩萨为法王子，释、梵、护世皆共尊重。何以故？行菩萨道已得不退，一切恶魔不能倾动，安住佛法，通达一切空平等理，不信外缘。如是安住佛法智慧，不与声闻、独觉等共，超过世间住无生忍。

“是诸菩萨能如实知一切有情贪、瞋、痴品上、中、下异，亦如实知善及坚固心品差别。如实知已，各各为说诸对治门，如是善能化有情类。是诸菩萨，若有有情应见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见菩萨身而得度者，现菩萨身而为说法；见独觉身而得度者，现独觉身而为说法；见声闻身而得度者，现声闻身而为说法；若见释、梵、婆罗门、刹帝利、长者、居士等身而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化诸有情令得度脱。

“是诸菩萨心性慈和正直软善，无诸谄曲嫉妒垢秽，心常清净离粗恶语，多行忍辱亲狎有情。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在处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具足正见及清净见、清净之行，所行境界与心相应，若心相违、恶不善法境界、秽处斯则不行。

“是诸菩萨见同学人深心欢喜，若财若法皆共受用，唯行佛道，唯佛为师。菩萨如是在处安乐，具诸摄法而摄有情，以利益施、若安乐施、若无尽施摄诸有情，以利益语、若有义语、若如法语、若不异语摄诸有情，以财利益平等、若身利益平等、若命利益平等、若资具利益平等摄诸有情。

“天王当知，利益施者即是法施，安乐施者即是财施，无尽施者即示正道；利益语者令生善法，有义语者令见正理，如法语者随顺佛教，不异语者说如实法；财利益平等者谓可饮食及衣服等，身利益平等者如以摄卫利益己身令他亦尔，命利益平等者谓诸珍

宝名为外命，资具利益平等者谓象马等一切净财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行与他皆悉同等。

“是诸菩萨受生端正，常能修习寂静威仪、不伪威仪、清净威仪，众所乐见内外温善，观者无厌能悦人意，一切有情咸所爱重，其有见者皆发善心，瞋忿者见心则和解。此诸菩萨如是端正堪为依止，等护有情令烦恼灭，能引有情出离生死，无边旷野能度有情，世间险难无眷属者为作亲友，烦恼病者为作良医，无救护者为作救护，无归依者为作归依，无明有情为作法炬。

“如是菩萨为诸有情作所依止，善疗众病如药树王。如有树王名为善见，根茎枝叶及诸花果色、香、味、触皆能疗病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从初发心乃至究竟，常为有情疗烦恼疾。菩萨多有福德智慧，诸有见闻众病皆愈。

“是诸菩萨功德相应，随力所堪供养三宝，有疾病者皆施医药，若见饥渴即施饮食，若寒冻者即施衣服，亲教轨范尽心承事，同学法人合掌恭敬，造僧住处给施园田，随有资财时时施与，所有仆隶如法料理，闻有名德、梵志、沙门、修正行者时时谘觐。

“此诸菩萨能生众善，有巧方便化度有情，住此佛土身不动摇，而游无边诸佛世界佛、菩萨所谘受正法，或现供养无量如来，或现修习助菩提分，或现供养初成佛者，或现自身成等正觉，或现为众转妙法轮，或现涅槃作大饶益，或应度者为现化身，皆令得见获得利乐；虽作如是种种佛事，而不作意亦无分别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此诸菩萨作种种化无分别心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譬如日月虽照一切而不分别：‘我发光明能有所照。’然有情类自业势力，感得日月昼夜巡照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虽现化身而无分别。何以故？有情各有宿世善业，菩萨昔发度有情愿，由此愿力，随彼所念即现化身，故无分别。此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作如是化有情事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此诸菩萨布施圆满，持戒清净无穿缺杂，戒品清净过诸声闻及独觉等，具足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巧便、妙愿、力、智及诸如来不共功德，超诸声闻、独觉地故。

“天王当知，菩萨初地乃至十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如是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说是法时，二万天子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三万菩萨得无生忍，八万四千诸天及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无量百千诸健达缚及紧捺洛绕鹫峰山欢喜合掌赞叹如来，无量百千诸药叉众绕鹫峰山欢喜合掌雨众妙花而供养佛。

十方无量殑伽沙等诸佛世界，各有无量菩萨来集赞叹：“如来世尊善为诸菩萨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因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得有人天四向、四果，及有独觉道与菩提，亦有菩萨十地、十度，如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、一切相智、一切智等无边佛法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。如世间事皆依虚空，虚空无依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为众法本，而自无依。愿令我等于当来世，为诸菩萨摩诃萨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今世尊所说无异。”作是语已，持诸香花奉散如来及诸众会。

时，有无量鹫峰山中旧住天神及余集者，空中赞曰：“希有，世尊！我等忆念无量诸佛已曾于此鹫峰山中，为诸大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今无异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空中天神宁有智慧知佛境界久近差别，言无量佛已曾于此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，此天神众皆是安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是故能知过去佛境久近差别。天王，我昔为菩萨时，亦曾生彼天神趣中，见无量佛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众会宣说妙法乃至涅槃，我常敬礼合掌赞叹。何以故？彼天神趣寿量长远，见闻往昔无边事故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一天子名曰光德，即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白言：“世尊，诸佛菩萨应居净土，云何世尊出现于此秽恶充满堪忍世界？”

佛告光德：“天子当知，诸佛如来所居之处，皆无杂秽即是净土。”

于是如来以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地平如掌瑠璃所成，无诸山陵、堆阜、荆棘，处处皆有宝聚、香花、软草、泉池、八功德水、七宝阶陛、花果草木，咸说：“菩萨不退法轮无诸异生、声闻、独觉。虽有菩萨从十方来，不闻余声，唯常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”处处莲花如车轮量，青红赤白众宝庄严；诸花台中皆有菩萨结跏趺坐思惟大乘，见此如来处大集会为菩萨众说甚深法，无量百千释、梵、护世供养、赞叹、恭敬围绕。

尔时，光德见斯事已踊跃欢喜，赞叹佛言：“甚奇，世尊！希有，善逝！如来所说真实不虚，诸佛如来所居之处，皆无杂秽即是净土。如佛所说其义无二，有情薄福见净为秽。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得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，甚为希有！况能书写、受持读诵、为他演说！”

佛告光德：“天子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无量大劫以无礙心，施诸有情种种财物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清净信书写此经，转施他人受持读诵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前

。何以故？财施有竭，法施无穷。何以故？财施但能得世间果，人天乐果曾得还失，今虽暂得而后必退；若以法施得未曾得，所谓涅槃，定无退义。

“设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净信心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他演说，功德胜彼无量无边。何以故？一切善法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设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，皆令证得四向、四果、独觉菩提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净信心受持读诵、书写般若波罗蜜多，功德胜前无量无数。何以故？声闻、独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诸菩萨法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，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有佛出世，是故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，当知即是妙菩提座，亦是如来转法轮处。善男子等，应念此处常有如来、应、正等觉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若人供养如来形像所获功德，不如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三世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。”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 第六分平等品第七

尔时，最胜复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法性平等，何谓平等？等何法故名为平等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等观诸法自性寂静、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；一切烦恼虚妄分别自性寂静、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；名相分别自性寂静、不生不灭，故名平等；灭诸颠倒不起攀缘，故名平等；能缘心灭，无明、有、爱即俱寂静，痴爱灭故不复执著我及我所，故名平等；我、我所执永灭除故名色寂静，故名平等；名色灭故边见不生，故名平等；断常灭故身见寂静，故名平等。天王当知，能执、所执一切烦恼障善法者依身见生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灭身见，一切随眠及诸烦恼皆永寂静，作愿亦息。譬如大树拔除根株，枝、条、叶等无不枯死，如人无首命根等绝；随眠烦恼亦复如是，若断身见余皆永灭。若人能观诸法无我，能执、所执皆永寂灭。”

尔时，最胜便白佛言：“云何我见起障真理？”

佛告最胜：“天王当知，于五取蕴妄谓有我即起我见，真实之法自性平等，无能、所执，我见相违是故为障。天王当知，如是我见不在内、不在外、不在两间，都无所住名为寂静，即是平等；远离我见，通达平等，名真实空；观察此空、无相、无愿自性寂静、不生不灭、不取不著，远离我见，故名平等。天王当知，所言我者，无来无去、无有真实、虚妄分别，法从妄生亦是虚妄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观如是法远离虚妄，是故名为寂静平等。

“天王当知，能执、所执名为炽然，离名寂静；诸烦恼障名为炽然，离名寂静。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如实知能执、所执诸烦恼灭为增善法，断能、所执及诸烦恼，不见可生，不见可灭，故名平等；修一切种波罗蜜多远离魔障，不见可修，不见可离，故名平等。菩萨常缘菩提分法，不起声闻、独觉作意，于菩提分声闻、独觉不见异相，故名平等；缘一切智，心不休息常修空行，由大悲力不舍有情，故名平等。

“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于一切法心缘自在：心缘无相而修菩提，不见无相及菩提异，故名平等；心缘无愿不舍三界，不见无愿及三界异，故名平等；观身不净，心住清净；观行无常，心缘生死而不厌舍；观有情苦，住涅槃乐；观法无我，于有情类起大悲心，常为有情说不净药，不见贪病；常说大慈，不见瞋病；常说缘起，不见痴病；为等病者说无常药，不见等病及无常异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于一切法心缘自在；缘离贪法，为化声闻；缘离瞋法，为化独觉；缘离痴法，为化菩萨；缘一切色，愿得如来清净妙色无所得故；缘一切声，为得诸佛微妙音声无所得故；缘一切香，愿得诸佛清净戒香无所得故；缘一切味，愿得如来味中第一大士夫相无所得故；缘一切触，愿得如来柔软手掌无所得故；缘一切法，愿得如来寂静之心无所得故；缘诸布施，为得成就佛相好身；缘诸净戒，为得圆满严净佛土；缘诸安忍，愿得诸佛大梵音声及得诸佛净光明身；缘诸精进，为度有情常无间断；缘诸静虑，为欲成就广大神通；缘诸般若，为断一切妄见烦恼；缘诸大慈平等无碍，为诸有情皆得安乐；缘诸大悲，为护正法救拔有情生死大苦；缘诸大喜，为得说法无碍自在悦乐有情；缘诸大舍，为不执见有情烦恼、结、缚、随眠。

“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见二事名平等行：缘四摄法，为化有情；缘悭嫉过，为舍资财修行布施；缘破戒失，为住净戒；缘瞋忿失，为得安忍；缘懈怠失，为成如来大精进力；缘散乱失，为得如来寂静胜定；缘恶慧失，为成如来无碍智慧；缘二乘法，为欲成就无上大乘；缘诸恶趣，为欲济拔一切有情；缘诸善趣，为欲令知诸人天果皆当败坏；缘诸有情，为令了达都无坚实唯有虚妄；缘佛随念，为得成就助道胜定；缘法随念，为得通达诸法秘藏；缘僧随念，为和合众心无退转；缘舍随念，为无爱著；缘戒随念，为得净戒；缘天随念，为成菩提诸天赞叹；缘自身相，为得佛身；缘自语相，为得佛语；缘自意相，为得诸佛平等之心；缘有为法，为成佛智，缘无为法，为得寂静。

“天王当知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有一心一行空过而不回向一切智者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遍缘法而能不著，是故名为方便善巧

观一切法，无不趣向大菩提者。

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出诸物，无不皆为有情受用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缘境界，无不饶益趣向菩提。譬如众色无有不因四大种者；如是菩萨所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趣菩提。何以故？菩萨修行皆因外缘而得成立，谓诸菩萨因悭嫉者，成就布施波罗蜜多；因背恩者，成就净戒波罗蜜多；因恶性者，成就安忍波罗蜜多；因懈怠者，成就精进波罗蜜多；因散乱者，成就静虑波罗蜜多；因愚痴者，成就般若波罗蜜多；若诸有情损恼菩萨，菩萨因彼伏断瞋恚。

“菩萨若见修行善法向菩提者，生己子心。如是菩萨赞不生喜，毁不生瞋；见无乐者，起大慈心；见有苦者，起大悲心；见有乐者，起大喜心；见无苦者，起大舍心；因难化者，发奢摩他；因易化者，发毗钵舍那；因信行者，起知恩智；若见有情外恶缘胜、外善缘劣，则勤守护；若见因力有强胜者，种种方便令受教法；若见智慧开悟有情，则为宣说甚深法要；若见有情广说乃悟，则为次第宣说诸法；若诸有情执著文字，为说句义令得开晓；若已学止，为说妙观；若已学观，为说寂止；若执持戒，为说地狱；持戒无执，则不说之；若执闻慧，为说思修；若执等持，为说般若；若有爱乐阿练若者，即为彼说心远离法；若有乐闻佛功德者，即为彼说无上圣智；为贪欲者，说不净法；为瞋恚者，说慈悲法；为愚痴者，说缘起法；为等分者，说种种法，或说不净，或说慈悲，或说缘起；已调伏者，为说净戒、胜定、妙慧；应入佛乘而受化者，为次第说波罗蜜多；应以抑挫而受化者，先折其辞后为说法；应种种言而受化者，即为彼说因缘、譬喻令得开解；应以深法而受化者，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无我、无法；著诸见者，为说法空；多寻伺者，为说无相；著有为者，为说无愿；著诸蕴者，为说如幻；著诸界者，为说无性；著诸处者，为说如梦；著欲界者，为说炽然；著色界者，为说行苦；著无色界者，为说诸行无常；难化有情，为赞圣种；易化有情，为说静虑及无量心；若闻生天而受化者，为说快乐；因声闻法而受化者，为说圣谛；因独觉法而受化者，为说缘起；因菩萨法而受化者，为说净心大慈悲法；修行菩萨，为说福慧；不退菩萨，为说净土；一生所系菩萨，为说严菩提座；应以佛说而受化者，为其相续次第而说。

“天王当知，如是菩萨修行清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得诸自在，说法利益无有空过。”

说是菩萨自在法时，三万天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五千菩萨得无生忍。

尔时，世尊即便微笑。诸佛法尔现微笑时，种种色光从面门出，青黄赤白紫颇胝迦普照十方无边世界，现希有事还至佛所，右绕三匝入佛顶中。

时，舍利子睹斯瑞相，心怀犹豫，即从座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现此瑞相？”

尔时，佛告舍利子言：“此最胜天已曾过去无量无数无边大劫，于诸佛所修行一切波罗蜜多，为诸菩萨守护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，今得值我谘受般若波罗蜜多；于未来世复经无量无数大劫，修习无上菩提资粮，然后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十号具足，佛名功德庄严，土名最极严净，劫名清净。

“其土丰乐人众炽盛，纯菩萨僧无声闻众。彼土大地七宝合成，众宝庄严平坦如掌，香花、软草而严饰之，无诸山陵、堆阜、荆棘，幢幡、花盖种种庄严。有大都城名为难伏，七宝罗网弥覆其上，金绳交络角悬金铃，昼夜六时空天奏乐，及散种种天妙香花。其土人众欢娱受乐，胜妙超彼他化天宫。人天往来不相隔礙，无三恶趣及二乘名。彼土有情唯求佛智，其佛恒为诸大菩萨宣说种种清净法要。无量无边菩萨眷属无邪见执、破戒、邪命，亦无盲聋、喑哑、背偻及根缺等诸丑恶事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。彼土如来寿八小劫，诸人天众无中夭者。佛有如是无量功德，若欲说法先放光明，诸菩萨众遇斯光已，即知世尊将欲说法，我等今者宜应往听。时，天为佛敷师子座，其量高广百踰缮那，种种庄严无量供养。世尊升座为众说法，彼诸菩萨聪明利根，一闻领悟离我、我所，资具、饮食应念即至。”

佛说最胜受记法时，五万天人深心欢喜，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皆愿未来生彼佛土。

尔时，最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得未曾有，上升虚空七多罗树。

时，三千界六种变动，诸天妓乐不鼓自鸣，散众天花以供养佛及大菩萨、最胜天王。

时，彼天王从空而下，礼佛双足退坐一面。

第六分现相品第八

时，舍利子问最胜言：“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通达法性，尔时即应坐菩提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何缘先现苦行六年、降伏天魔，后成正觉？”

最胜答曰：“大德当知，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通达法性，实无苦行，为伏外道故示现之，而彼天魔是欲界主，禀性调善实不应坏，为化有情故示降伏。

“谓诸外道自称能修苦行第一，是故菩萨示现能修过彼苦行，谓诸有情或见菩萨屈一膝立；或见菩萨举两手立；或见菩萨视日而立；或见菩萨五热炙身；或见菩萨倒悬其

身；或见菩萨卧于棘刺，或卧牛粪，或卧于石，或复卧地，或卧其板，或卧杵上，或卧灰土；或见菩萨唯著板衣，或著芒衣，或著草衣，或著树皮，或著茅衣，或复露形，或面向日随日而转；或见菩萨唯食稗子，或复食麦，或食草根，或食树叶，或花或果，或食薯蓣、或芋、或藕、或豆、或谷、或麻、或米，或六日一食，或饮水度日，或于一日食一滴酥、或一滴蜜、或一滴乳，或无所食，或恒熟眠。现如是等种种苦行，经于六年一无亏失，然实菩萨无斯苦行，应度有情而自见有。菩萨如是现苦行时，有六十那庾多诸天人众，因见此事安住三乘。复有天人宿善根力深乐大乘，则见菩萨坐七宝台，身心不动舒颜含笑入胜等持，时经六年方从定起；有天人众深乐大乘欲听闻者，则见菩萨端坐说法经于六年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降天魔，伏诸外道，大悲化度一切有情，既经六年从定而起，随顺世法诣无垢河，洗浴出已于河边立。有牧牛女构百乳牛以饮一牛，构此牛乳用作乳糜奉献菩萨。复有六亿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，各持种种香美饮食而来奉献，咸作是言：‘大士，正士，惟愿受我饮食供养。’菩萨愍之皆悉为受。时，牧牛女、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互不相见，各见菩萨独受其供。时，有无量诸天、人等，因见受供咸得悟道，是故菩萨为示现之。菩萨尔时实不洗浴，亦不受彼人天等供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行诣菩提座。时，有地居天名曰妙地，与天神众周遍扫饰，洒以香水，散以妙花。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领自天众，雨天妙花供养菩萨。天主帝释、时分天王领自天众，住虚空中奏天乐音赞叹菩萨。喜足天王领自天众，持七宝网弥覆世界，其网四角悬紫金铃，皆雨众宝供养菩萨。善化天王领自天众，持紫金网弥覆世界，作诸天乐雨种种花供养菩萨。自在天王领自天众，诸龙、药叉、健达缚等，各持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菩萨。

“堪忍界主大梵天王既见菩萨诣菩提座，即告一切梵天众言：‘汝等当知，今此菩萨坚固甲胄而自庄严，不违本誓心无厌怠，诸菩萨行皆已满足，通达无量化有情法，诸菩萨地皆得自在，于诸有情其心清净，善知一切根性差别，通达如来甚深秘藏，超觉一切魔之事业，集诸善本不待外缘，一切如来共所护念，普为含识开解脱门，大将导师摧魔军敌，于大千界独称勇猛，善施法药为大医王，解脱灌顶受法王位，放智慧光普照一切，八法不染譬如莲花，诸总持门无不通达，深广难测犹若大海，安固不动如妙高山，智慧清净无诸垢浊，内外皎洁如末尼珠，于诸法相皆得自在，梵行清白已到究竟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为度有情诣菩提座，结跏趺坐降伏魔怨，为成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礙解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，转大法轮作师子吼，以法普

施一切有情，各随所宜皆令满足，为诸有情法眼清净，以无上法降伏外道，欲示诸佛本愿成就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汝等可往供养菩萨。’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行诣菩提座时，于双足下千辐轮相各放无量微妙光明，普照地狱、傍生、鬼界，其中有情遇斯光者，即皆离苦身心安乐。时，龙宫内有大龙王名迦履迦，遇斯光已生大欢喜，告诸龙言：‘此妙光明来照我等，令我等辈身心安乐。我于往昔曾见此光，时有如来出兴于世，今既有此微妙光明，定知世间有佛出现，宜共严办种种香花、众妙、珍财、幢幡、花盖，作诸伎乐往诣供养。’于是龙王将诸眷属赍持供具，普兴大云降洒香雨，往诣菩萨作诸伎乐施设供养，右绕菩萨而赞叹言：‘微妙光明普令欢乐，决定最胜佛出无疑；种种奇珍庄严大地，所生草木悉变成宝，江河皆静无风浪声，准此定知佛出于世；释、梵、日、月光明不现，恶趣清净，佛出无疑。譬如有人少失父母，年既长大忽然还得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；一切世间睹佛出现，各共欢喜亦复如是。我等过去曾供养诸佛，今值法王人中师子，是则我等生不空过。’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菩提树下受草敷座，右绕七匝正念端坐。下劣有情见如是相。诸大菩萨见有八万四千天子各别敷一大师子座，诸师子座众宝合成，七宝罗网弥覆其上，各于四角悬妙金铃，幢幡、缯盖处处罗列。菩萨遍此八万四千师子座上俱各安坐，而诸天子互不相见，各谓：‘菩萨独坐我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’以是因缘深生欢喜，于无上觉皆得不退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眉间毫相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诸魔宫殿皆失威光。时，诸魔王咸作是念：‘以何缘故，有此光明映蔽我等威光宫殿，讵非菩萨坐菩提座将证无上正等菩提？’念已共观，方见菩萨菩提树下坐金刚座。见已惊怖，召集魔军，无量百千种种形貌，持种种伎、种种幢幡，出种种声，能令闻者窍穴毛孔普皆流血。菩萨尔时以大悲力，令魔军众不能出声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忆念过去无量亿劫，精进修行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慈、悲、喜、舍、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、寂止、妙观、三明、八解皆悉圆满。念已即伸金色右手，自摩其顶乃至遍身，作如是言：‘我欲济拔有情众苦而起大悲。’时，诸魔王及彼眷属，闻菩萨语即皆颠仆。菩萨尔时以大悲力，令诸魔众闻空中声：‘汝可归依能施无畏救护一切净戒大仙。’魔及眷属闻此声已，犹伏在地作如是言：‘惟愿大仙救济我命。’是时，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放大光明，其有遇者皆离怖畏；魔及眷属睹斯神变，恐怖、欢

喜二事交怀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令诸有情所见各别，谓：或有见如是降魔，或有有情不见斯事；或见菩萨但居草座；或见菩萨处师子台；或见菩萨在地而坐；或见空中坐师子座。见菩提树其相亦别，谓或见是樗钵罗树；或有见是天圆彩树；或见此树众宝合成；或见此树高七多罗；或见此树八万四千踰缮那量，有师子座四万二千踰缮那量，在此树下菩萨坐之；或见菩萨游戏空中；或见坐于菩提树下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度诸有情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，十方各如殑伽沙界无量、无数、无边菩萨皆悉来集，住虚空中发种种声安慰菩萨，令身安乐心生欢喜：‘善哉！大士，勇猛精进，速疾成办广大吉祥，心如金刚勿生怖惧，神通游戏利乐有情，能一刹那证一切智。’如是菩萨处菩提座，魔来扰乱都不生瞋，一刹那心方便善巧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相应，已至究竟通达一切所知见觉。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，十方各如殑伽沙界所有诸佛异口同音赞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大士，乃能通达自然智、无礙智、平等智、无师智，大悲庄严。’

“大德当知，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能作如是种种示现。诸有情类或见菩萨今得菩提，或见菩萨久已成佛，或有但见一世界中四大天王各奉献钵，或复有见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四大天王各奉献钵。尔时菩萨为有情故，总受众钵重叠掌中，以手按之令合成一，诸四天王各不相见，皆谓世尊独受我钵。尔时，便有六万天子乘宿愿力先来献供，彼于过去作是愿言：‘若此菩萨当成佛时，愿受我等最初供养。’说是法时，三万菩萨得无生忍，复有三万六千菩萨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八万人天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无量无边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。

“大德当知，尔时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将欲示现转大法轮。堪忍界主、持髻梵王应时便与六十八万诸梵天众，来至佛所顶礼双足，合掌恭敬右绕七匝，而三请言：‘惟愿大悲哀愍我等转大法轮！唯愿大悲哀愍我等转大法轮！唯愿大悲哀愍我等转大法轮！’既三请已，即便化作大师子座，其座高广四万二千踰缮那量，种种庄严坚固安隐。时，十方界各有无量天主帝释，皆为如来敷师子座，量及庄严亦复如是。

“菩萨尔时现神通力，令彼诸天各见菩萨坐其座上而转法轮。菩萨既坐此师子座，入无边境三摩地门，放大光明照十方面各如殑伽沙等世界。复令彼界六种变动，其中有情众苦暂息身心安乐，亦暂远离贪、瞋、痴等恶不善法，慈心相向犹如母子。

“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靡有间隙如一毛孔，天、龙、药叉、健达缚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紧捺洛、莫呼洛伽、人非人等充满其中。若诸有情应闻苦法而受化者闻佛说苦，应闻无我、寂静、远离、无常、空法而受化者亦复如是；应闻如幻而受化者闻说如幻，应闻如梦、响、像、光影、阳焰、变化、寻香城法而受化者亦复如是；应闻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而受化者闻佛说空、无相、无愿。时，有情类或闻如来说一切法从因缘生，或闻说蕴，或闻说界，或闻说处，或闻说苦，或闻说集，或闻说灭，或闻说道，或有闻说念住、正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支、道支，或有闻说寂止、妙观，或有闻说诸声闻法，或有闻说诸独觉法，或有闻说诸菩萨法。

“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示现种种转法轮相，随诸有情根性差别，各得利乐深心欢喜。”

时，舍利子谓最胜言：“天王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所有境界极为甚深，难思、难议、难知、难入。”

最胜报言：“大德，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功德胜事无量无边。我今所说百分、千分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不得其一，唯有如来乃能尽说。我今所说彼少分者，皆承如来威神之力。何以故？诸佛境界不可思议，一生所系诸菩萨众说其功德尚不能尽，况余菩萨？

“大德当知，诸佛境界寂静离说，无分别智及后所得之所能了。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证入诸佛境界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究竟通达健行三摩地、如幻三摩地、金刚喻三摩地、金刚轮三摩地、无动慧三摩地、遍通达三摩地、不缘境界三摩地、师子自在三摩地、三摩地王三摩地、功德庄严三摩地、寂静慧三摩地、普超越三摩地、无染著三摩地、慧庄严王三摩地、无等等三摩地、等觉三摩地、正觉三摩地、悦意三摩地、欢喜三摩地、清净三摩地、火焰三摩地、光明三摩地、难胜三摩地、常现前三摩地、不合和三摩地、无生三摩地、通达三摩地、最胜三摩地、超过魔境三摩地、一切智慧三摩地、幢相三摩地、大悲三摩地、安乐三摩地、爱念三摩地及不见法三摩地等。

“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能究竟通达此等无量无边殑伽沙数三摩地门，乃能证入诸佛境界，其心安隐无所怖畏，如师子王不畏禽兽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摩诃萨修如是等诸三摩地，凡有所行皆无怖畏，不见其前有一怨敌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心无所缘亦无所住。譬如有人生无色界，八万大劫唯有一识，无有住处亦无所缘；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心无所缘亦无所住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心不行无行处，心不想无想处，心不缘无缘处，心不著无著处，心不乱无乱处，心无高下，心无违顺、无忧、无喜、无分别、离分

别，离奢摩他、毗钵舍那，心不随智，心不自住亦不住他，不依眼住，不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住，不依色住，不依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住，心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两间，心不缘法亦不缘智，不住三世，不住离三世。

“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取一法，而于诸法智见无礙心行净故，见一切法皆悉无垢，不取见相，见无分别，离诸戏论。

“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与一切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相应非不相应，亦复不与一切天耳、他心、宿住、神境、漏尽诸智相应非不相应。

“大德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于一切法得平等智，能观一切有情心行，一切染净皆如实知，于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礙解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皆不失念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无功用心达一切法，无心意识常在寂定，不起寂定教化有情，施作佛事常不休息，于诸佛法得无礙智心无染著。譬如化佛化作如来，所化如来无心、意、识，无身、无身业，无语、无语业，无意、无意业，而能施作一切佛事饶益有情。何以故？佛神力故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之所化作无身、无身业，无语、无语业，无意、无意业，无功用心常作佛事饶益有情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通达诸法皆如幻等心无分别，而诸有情恒闻佛法。

“大德当知，是诸菩萨所有智慧，不住有为，不住无为，不住诸蕴及诸界、处，不住内外及两中间，不住善恶及世、出世，不住染净、有漏无漏、有为无为，不住三世及离三世，不住虚空择非择灭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常如是心无所住，而能通达诸法性相，以无礙智无功用心，为诸有情宣说诸法常在寂静，而教化事无有休息。是诸菩萨宿愿力强，无功用心为他说法。是诸菩萨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常无怖畏。何以故？执金刚神若行、若立、若坐、若卧恒常随逐而守卫故。

“大德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怖、无惑、无疑，当知已得受菩提记。何以故？信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近佛境界，以此一心即能通达一切佛法。达佛法故利乐有情，不见有情与佛法异。何以故？有情、佛法理无二故。”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3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目+壹]	瞶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AFBC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799）
[矛+童]	穜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408C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965）
[木+毕]	橎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BBF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996）